

創刊號

青年
文藝

(2) 20

青年年聯合出版社總經理售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青年文藝「創刊號」目錄

文藝的標幟 (論文)	吳紹文	(一)
悼魯迅	嚴吉	(六)
永遠「埋在活人的心中」	楊銑	(八)
遺散	矢鋒	(十)
浮屍	李槃	(十二)
護送	秦霜	(十四)
雨天之憶 (散文)	程萬	(十六)
過節 (散文)	趙歸璧	(十七)
瘋人之歌	蕭楓	(十九)
挑水夫	之琨	(二十)
黎明	李槃	(三)
憶故鄉	田時豐	(三)
崩潰 (三幕劇)	潼關女士	(三)
社語	同人	

青年文藝

第一卷 第一期 (創刊號)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武昌長湖西街五十七號

編輯者：青年文藝社

發行者：青年文藝社

經售處：

北平：北新書局

上海：活生書店

上海：四馬路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讀書生活社
上海：良友公司

南京：雞鳴書局

武昌：新生命書局

漢口：新光書店

漢口：生活書店

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文藝的標幟

吳紹文



整個民族的危機，自近五年來，是一天迫緊一天：尤其自廣田三原則提出後，中國民族已是被迫近死亡線上了。這災難並不是作家們提出來悵悵鄉愚及勞苦大眾，除了不是準漢奸，不是賣國賊和包丕走私的浪人奸商，誰都可以間接的直接的從每個角落裏感到這是真實而且是一天迫緊一天的危機。

在這偉大的艱辛的時代裏，我們不能忘掉歷史給予我們的任務；尤其文藝作家們，站在時代前而負領導社會解造社會的文藝作家，必須更澈底的認識現實的發展，必需拿出堅強的力量與巨響的呼聲，來喚醒中華民族中不願作漢奸作奴隸的人們，揮着萬眾的鐵手，來摧毀敵人給我們這半殖民地地鎖練，來消滅殘殺和辱罵我們民族最直接的暴敵和漢奸走狗的戰伍。

新的文藝作家無疑義的是要負掀起民族解放的神聖戰爭的巨責，在這民族解放戰爭即發的現階段裏，更更要深深的記着我們民族的危機不是孤立的及突然的。我們民族危機是世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一環。在這資本主義總崩潰到來的末日，對於政治經濟造成了兩個極巨的變更：在政治方面，造成保障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的形態；在經濟方面，造成了通貨膨脹與努力國外傾銷等形態，這兩種形態是相并而行的，其目的都在重分殖民地與剝削大眾利益，這一來，中國的都市與鄉村，生活的困難必定逼到每個人的面前，一切的福利必然要被這經濟恐慌的製造者摧毀得無餘；而各國的華僑也是一樣的感到災難的嚴重是不可幸免的，已經呼着悲慘的呼救聲了。自東北事變後，東北地方上的同胞，生活只有一天痛苦一天，在日帝國主義大興武裝移民政策的今日，大多數的同胞的私有財產與血肉，在這殘暴的政策壓榨下，只好作了犧牲品了。除了這，還有國內的一些無恥的漢奸也是帮着帝國主義一刀刀來割中國，將中國民族的生命送到斷頭台上。

在這殘暴的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雙層壓榨之下，中國的每個角落裏都感到威脅。然而這弱小民族爲了自身生存與自由展覽的問題，在這新的形勢到未來的危機日子裏，他們不能不將各種力量相互關係的發生一種新的變動，這新的變動就是

直接的向帝國主義取了一種強硬的反抗。

這普遍的反抗的呼聲已傳遍了這危機佈滿的大地。

從東北義勇軍及一·二八的英勇抗戰，一·二九以後的各地學生繼續總動員反×運動，勞苦大眾武裝力量，以及最近成都，北海……等地的事件，這種種都表現了民族解放神聖戰爭的旌旗是已高高的舉在帝國主義的面前，表示着中華民族各階層在不同的程度上進行着神聖的民族解放的戰爭。神聖的民族解放鬥爭必然要取得最後勝利，因為它是為全人類真理而去反抗摧毀真理殘殺人類的奸戰者及帝國主義而戰的。

在這連環性的危機中，新的文藝家不要放鬆了去詳細分析現實的任務；尤其不要忽略了我們民族危機的前因後果。有這樣的認識，我們才能夠配說是真正摺護藝術的人，才能夠走上進步的現實主義的路，在這狂風暴雨臨頭的今日，才能夠穩着脚步走上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的途程，才能堅強的握着一竿真理的旗幟引着這半殖民地上的大眾向着敵人的戰伍衝去，去毀滅間接使民族懸於死亡線上的暴力。

在這新的形勢之下，中國的文藝家，不能說都已有了覺悟，而大半還是很無聊的拿文藝這東西來作消閒，解悶。視文藝與社會絲毫關係。

在這裏我舉出幾個例子，在北平出版算一算二的北平××副刊，不斷的有這樣消閒，解悶的東西出現，我們可任意找兩篇來看吧——

「雨」

蝴蝶花上的哀怨

輕微的

滴滴……

敲着黑角裏誰的漠落的心？

窗上掛不住雲的風帆

長空中

若有多少遠行的航渡？

捻捻剩下的煙蒂

窗下

又游蕩起飄忽的夢

夢，是自己噴出去烟嗎？

輕輕的隨着雨絲

織着我迷離的心壳了

「午夢」

綠天深處熟黃樑。一榻風清夢路長。記得小闌花影亂。臥遊曾到午橋莊。

這樣的詩，與我們任何人有什麼關係呢？在這些詩中有半點現實的反映嗎，暴發了偉大的壯烈的為民族解放而鬥爭的學生的抗敵救國的源策的北平，被這些詩把它變成了一座毫無生氣的深山內的古剎。危機滿佈的華北，這些無聊的文藝作者還在那醉生夢死的在那兒昨迷夢，到午橋莊。唉！我恐他不是到午橋莊，將來要到敵人的刀上跳舞！！

現在我們的國家遭受了空前的劫運，帝國主義殺人的武器早已架上我們每個中國人的頸上，我們還能閉着眼甘甘的將自己的生命送到敵人的刀口上去嗎？尤其是文藝作家們，我們是社會的領導者，是民族的中堅，竟然在這危機臨頭的日子裏還作些毫不相干的無聊作品，這是我們忍心做的事嗎？除非他是漢奸或甘作順民，我想他一定要對於現實不致忽略吧！我願我們生在這塊半殖民地上的文藝家——漢奸者在外——不要忘掉了民族的現實，沒有生命的沒有現實的內容的藝術盡量的把他丟掉，把你們的鋒利的筆朝着這新形勢下的每個角落裏發出的慘狀方面去描寫罷。並且請來參加擎起抗敵除奸的旗幟之下的這一羣，來組成民族解放聯合的「國防」戰線，爭取中華民族的永生！！

是的，當前中文藝作家是不應該忽視民族的危機，不應迴避救亡的責任，和聯絡強固的抗敵戰線的急務。但是在這戰線成立以後，在新進文藝界裏發生了一種嚴重的現象，那就被人認為「爭正統」的「內戰」的論爭。這種論爭延長了這麼久，

一般的人由這論爭起了很大的懷疑，以為在一戰線中的文藝家，竟相互攻擊，無異是故意破壞這聯合戰線。這是沒關係的，我認爲有了這次的論爭，更表現文壇上很大的價值。文藝界欲在現時的新環境下找出一個最有效的戰略，不得不保持冷靜的理智的態度，來討論這個問題。更因爲這次的論爭各個人都用合理的手段去追尋真理，故所使結果竟獲得有利無害。

至今爲止，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的論爭，使我們看到了很好的結果。如有意無意或多或少的宗派主義的理論，以及想借此機會來破壞我們陳營的麻醉理論，已一一克服了。適應新形勢新環境的統一戰線的「國防文學」這一口號，已無異議被我們認爲這是現時文學運動的「標幟」，一個新的動向。對於「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這一口號，也已經得到它原來的決定者魯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反覆的加以解釋，並且申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不是以來代替「國防文學」這口號的。這樣，故所這次論爭實在給了文藝界的一重大益處。並且使我們更對這問題得到適當的了解。

我們爲了更進一步的明瞭在現階段的文學運動撐着「國防文學」的新標幟的理由，再來把這深切的道理說一下：
很清楚的記得「國防文學」這口號提出時，許多人曾經發生過許多疑慮，以爲這口號易將此運動墮入狹隘的「愛國主義」的污池，「同時還有人以爲口號太寬泛易被人誤解。這些意見，在許多論爭中已經正確的解釋了。不過，我們覺得發生這些疑慮的人們，是有一種原因的，這原因是不外乎對於新形勢新環境欠缺認識。現在我們還可再來談一談，把這錯誤的原因作一次廓清：倘若這原因不廓清，將來相似的曲解一定會再生的。

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是舉國一致的抗×戰線，同時中國最可慮的，是現在××帝國主義極積的武力侵略整個中國，並且它不僅是中國禍患，也是破壞世界和平的罪魁。因了這，我們起來爲我們的民族生存競爭，來對××帝國主義拚命，來消滅這破壞和平的罪魁，這並不是狹隘的「愛國主義」。現在我還記得郭沫若先生在文學界一卷二期「國防，污池，煉獄」一文中說得非常恰當，現在我們就用他的話來作解釋罷：——

「然而，假如是生在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而那國家又臨到了岌岌不可終日之勢的時候，大家醒覺了起來要認真的愛國，要來極積的作反帝的鬥爭。這樣的愛國主義者或者可目爲『煉獄』，然而怎好視之爲『污池』？」

煉獄式的愛國主義者，他的「愛國」精神愈真，則他的反帝的行動更愈熾，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同時也是一個反帝主義者」

由前「解釋，我想對於怕墮入狹義的愛國主義的「污池」的人們，一定不至於再誤會了吧。

雖然在今日的中國，狹義的虛偽的帝國主義走狗們的愛國主義者不乏其人，暗地裏勾結着軍閥帝國主義來消滅真正的「抗敵」與「國存」的分子，可是這些人不是已被事實將他們的假面具剝得精光嗎？不信，你可多多的注意到不是準漢奸不是直接間接賣國的各階層的大眾的言語行間及他們的一舉一動，不都是在表示着反抗這「污池」式的愛國主義者？不僅此，甚至這些羣衆已經實地的給了他們的有力的打擊。像這樣卑鄙的人們，是真實的賣國賊，是爲帝國主義作傷的東西，是我們抗日反帝圖存戰爭中的一個戰敵，並不是保衛疆土抗敵救國與爲民族解放戰鬥中的伙伴。

對於說是太寬泛，易被誤解的話，楊驪先生在「文學界」一卷三號看了兩個特輯以後「一文中也詳細的解釋過：『國防文學』是比較籠統，也可以說是極籠統（其實可以說是普通）然這不足爲病，反而這是他的優點，因爲要概括和表現各階級各黨派的文學在一個總的目標（民族解放鬥爭——抗敵救亡——防衛國土）下然而根據各自不同的觀點所含有的各種不同的內容，必需一個擁有抱力極廣大的口號，才能籠之統之，足以號召一切不要當亡國奴或漢奸的文藝家來構成一條強有力的聯合戰線。」這解釋我認爲是很適當的。因爲「國防文學」在內容方面是廣泛而又充實。「國防文學」不僅是描寫抗日的義勇軍的生活……，抗日英雄，以及各地的學生的抗日運動與走私等等，他是很廣泛的去描寫各階層的生活，社會的罪惡……，因爲這些是直接或間接與帝國主義侵略有極重要的關係。像這些與帝國主義者有連帶關係的各種矛盾現象都羅包括在國防文學描寫的範圍內。不過，我們要知道，「國防文學」這一運動，不是老停滯在它起初發生的那種形態，它是一定的要根據着環境的進展而展開的。

事實明顯的開展在我們的面前，新的政治形勢也是明顯的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能忽視了這個新的環境嗎？不！一定是不能的。這種現實條件下的文藝的發展形態，我們應該撐着「國防文學」這旗幟來開展這新的文藝的前途；把國防文學視爲漢奸以外的中華民族全體人民抗敵救國的一種意識領域的武器。

無疑義的，現在我們只有把國防文學的標幟插在這嶄新的現代前，我們才能開展我們的文學運動。因爲它是以民族戰爭中各方而各地帶各階層的行動思想情緒和意志爲描寫的中心對象；它能給一切人們對於祖國爭取自由解放的思想與方法，同時它也能給道德上及情緒上種種的煽動；它能反映着被辱罵被殘殺下的祖國無限的現實的過去和現在。甚至也可以預料到將來，使我們清晰的明瞭祖國所處的地位，使我們很快的能從這急劇變化中的現社會得着一個正確的出路的指標，這樣，使文學成爲民族解放偉業的一部，使文學成爲民族解放戰爭中的一種新武器。

我已經重復的敘述過了，現在的文藝是應撐「國防文學」這一種標幟。我們希望在這半殖民地面上的作家們，我們應

該望着這一個目標前進，把我們的武器——鋒利的筆——對着那殘酷的侵略主義者瞄準，並且我們希望，我們的每個人的心，合在一起，結成一條堅固的戰行，築成一道勝過萬里長城的可以阻障敵人進攻的屏障。更希望尚在迷夢中的一些文藝家趕快猛醒，拿出自己真實的良心參進到舉起為民族解放旗幟下的一羣中，加強我們聯合戰線的力量，每個人都沉着心隨着這是歷史呼聲的全國一切作家關係間的標幟的「國防文學」的旗下，聽着悲壯的呼聲，手挽着手，踏着血的足跡，向着我們共同的目标前進，向着間接直接摧毀我們民族的仇敵戰行間衝去，去毀滅他。

一九三六，十，十，

悼 魯 迅

嚴 吉

我們文壇的大將，文化的導師，這一代的巨人魯迅今年十月十九日和我們永訣了。

在三月前，高爾基離我們而去的時候，他止病得沉重，大家頗感到不安；後來給診治好了，他又不息地揮着他那隻鋒銳的筆，大家的心安了下來；然而終以操勞過度，病症復發，結束了他五十六年的偉大生命，大家的心又不安了。

這一顆巨星的隕落，無疑的是中國的一個大損失，同時也是世界的一個大損失，現在中國是正當着一個艱苦的時代，世界也正當着一個艱苦的時代，我們只望多有一個為正義、和平而奮鬥的領導者，然而如今我們所有的這個為正義、和平而奮鬥到底的偉大領導者竟繼巴比塞，高爾基等巨人而損失了，我們的心能完全平平安安的過去嗎？

這個巨人的值得敬佩，就在他有那不屈不撓的為正義、和平而奮鬥到底的精神，他暴露了中國的一切醜惡，指引了

青年們的去路。在吶喊，徬徨裏他用他那銳利的眼光，冷靜的頭腦和混着血和淚的辛辣的筆尖毫不留情地剝脫我們男男女女，大家的虛偽，敷衍，卑怯，退縮和精神文明的民族劣根性通通給赤裸裸的顯示出來，同時暴露出時代的黑暗，這些有着各種病態的男女們在過着慘痛的生活。從他的雜文裏，我們更了解他，他給予猶惡的統治者，壓迫者無情的反抗，他要爭取生活，爭取自由（第一是言論自由。）他指出中國文藝運動的動向：「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文藝運動，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二）心集：黑暗中國的文藝現狀。（他首先是力剷「國瘡」，繼則與「正人君子」，「民族主義文學家」，「第三種人」，「幫閒的性靈文學家」戰戰，顯然的這些都是文壇上的惡魔，是中國進入新社會的障礙物。他對我們青年說過這樣的話：「世上如果還有真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

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華叢集四〇頁)。「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障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踏倒他」。(華叢集四三頁)。「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真心的話發表出來」。(三閒集九頁)。他也曾和青年們辦過「奔流」，組織「未名社」，後來一些青年是被統治者殺戮了。他自己也幾乎被捕。高爾基在那世界六分之一的新社會裏領導青年，我們的魯迅也在這黑暗的古國裏引導青年。「我們生在世上，不是爲了妥協，而是爲了跟人生的惡劣與醜惡鬥爭，並且去克服它」。高爾基有這種精神，我們的魯迅也是「跟人生的惡劣與醜惡鬥爭」，至死不「妥協」的。歷來的文化運動，尤其是最近的大衆語，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衆文學」或「國防文學」運動，他都站在最前線而最有力，他始終「舉起了投槍」，站在時代的最前線。在前次他大病垂危時，想到：「歐州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中流二期

：死)由此可見他是一個多麼倔強，至死不妥協的人！我們一些未老先衰的青年，應該學學這點倔強的精神。茅盾說過：「他的胸中燃着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個『老孩子』」(魯迅論)。郭沫若也說：「自來年老而尚能有爲的人便是他的精神還是青年的原故。譬如才離去我們的高爾基吧，他曾活了六十八歲，但我總覺得他只是二三十年的青年。又譬如我們的魯迅先生吧，他雖然要長我十二歲，有時我覺得他比我還要年青。」(文學大衆：青年們把文學領導起來。先要學。)

他的軀體現在是死了，但他的精神永生，我們用不着悲哀，我們要大胆地接受他遺下來的未完成的工作，盡力去實現他的——也即是我們的，的願望。在他前次大病垂危時，他又會想到給他的親屬寫遺囑，後來他竟寫了出來，其中有一項是：「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塗蟲。」(中流二期：死。)在我們雖不「忘記」他，但我們要生活，我們要「管自己生活」下去，不要永遠悲傷。因爲我們這時代還在高份艱苦，我們還要繼續戰鬥。

一九三六，一〇，二五

在狂風暴雨掃在這大地的時候，一個爲正義爲真理而鬥爭的中國「高爾基」死了！這個不幸的惡耗很快的傳遍了中國及日本甚至全世界的每個角落，驚動每個正在爲正義真理而奮鬥人的心。

是一個惱人的悲痛的消息！這消息實在能使我感到一陣陣的酸楚！同路人們！你們也準是一樣的感到這是我們的損失吧！的確，現時代的罪惡的黑手正在張着要來抓走我們生命的時候，一位不僅是中國新興文藝的領導者，同時是一員爲民族解放而奮鬥的最前線的戰士兼領導者。他永別了，我們能不放聲大哭嗎！

文壇上不幸的事接連發生着

。世界文壇巨星高爾基三個月以前沉淪在光明照耀的蘇俄地面上，這個惡耗還在我們心中很深刻的痛楚着時，在我們這黑暗滿佈

的古老國度裏又損去了我們文壇上的一顆巨星。在這反帝國主義的極殘酷的破壞和平摧毀人類的聯合戰線極度緊張，而帝國主義又正在準備第二次世界大屠殺的時候，撐着爲世界人類和平而鬥爭着的旗幟的高爾基於六月十八日逝世，我們

這爲中國大衆爲祖國民族作極積解放鬥爭的魯迅先生爲了勞苦的侵襲終成肺疾而死。這疊出的不幸，除我們放聲大哭以外，我們能找到安慰我們的話嗎？

在過去的日子裏，魯迅先生給與我們的印象太深了。在

永 遠

「埋在活人的心中」楊 銑

柱，現在我們是應該把他永息在我們心中！

還有，在今日文學運動極

度緊張的時候，他在病中還不斷的誠懇的給了我們許多指示，給我們安下許多真理的指導碑，誰知道，竟在這急流的振盪中他竟悠悠的長眠了！長眠了，我們永遠見不着這個勇敢的旗手！

有些人，我都不知道他們是有心嗎或是無意？說是魯迅先生錯了路，只知道藏在書室裡，破口罵人，却不敢與艱苦的事情奮鬥，甚至說魯迅先生遇着硬就退縮，……

我實在替死者有些難受。在先生健在的日子，這些批評

家却躲在側所裏，人死了，竟含血噴人。良心！你竟沒有生在那些「絕世」的批評家腹裏？或是你生在某一塊地上又變了種呢！但是真理只有一個，我們爲要擁護真理，我們應爲真理而奮鬥的人說話。

魯迅先生的人格，這並不是隨意誇張或隨意訕罵可以把

以從這裏面找着一條很正確的去路。對於書的內容如何，請容許我在這有限的篇幅上不能一一介紹出來，假若你實在不知道的話，那麼請你們去讀一讀，若是偏要無理的去侮蔑這位偉大的藝人，那就憑你們的良心去幹罷。

現在撐着爲真理鬥爭旗幟的旗手倒了，但是你那爲真理

他確定；這有偉

大的事業顯明的

照示在我們的面

前，只有這偉大

的事業才足以確

定先生的人格。

這偉大的事業就

是先生在歷年的

艱苦的鬥爭表現

出來的：如先生

的「阿Q正傳」，

這是一個劃時代

的代表作品。他喊出了反封建反帝國的呼聲，中國文壇爲之

一震。不僅中國，世界文藝家也同聲相讚；并且日本英國俄

國等都有了譯品。除了這，魯迅先生的「兩地書」、「二心集」

。「三閒集」……及最近先生的言論，無一不是具有正確的

理論與思想。在這正確理論與思想的言語行間，青年們只要

是能與他的言論接觸，或是熟讀過他的這些書籍，一定的可

蕭 楓

瘋人之歌

燃燒吧！燃燒吧！
我是太陽，我是火！
十萬丈沸騰的怒濤，
在血管裏蓬勃！

撕開了胸膛，
挖出腥紅的心，
像烈火般熱，
表示最後的堅決！

爽性拔下頭顱，
不稀罕殘疾的破碎，
一撒手扔向奸詐的和藹，
拚着炸彈似的毀滅！

提起拳，
擊向寧靜的天，
憑空響出一聲雷，
古國再無人沉睡！

一九三六·四·一五·開封。

奮鬥的狂叫還是如昔的響在我們的耳邊，數千百萬的同胞人及被你愛護過的大衆，他們永遠的永遠的還是在叫着你的名字；你更用不着愁！我們的老朋友！你遺下來未作完的那些爲民族爲大衆求解放的工作，我們一定的

用我們整個的精力來担起你給我們留下來的巨任，依着你給我們的指標踏着血的途程去建樹我們的光明。我們到任何的角落裡都默念着你，朋友！（請恕我這樣大膽的稱呼你）你將永遠的「埋在我們活人的心中」

一九三六·十·卅



遺 散

矢 鋒

10

一個靜寂的夏夜。皓月當空。

吃過了晚飯後，馬時英才慢慢地開始同

他母親談判，就在當院里，沒有第三個人，

他妹妹也出去了。

「媽，時運到啦！」，馬時英很高興的給他母親說。他用着兩眼，瞪着他母親。

「什麼？什麼時運？」，他母親笑微微地反問。

「剛才，在教育館看報時，見到×軍官學校要招考……」。

「招考有什麼關係呀？你還打算考嗎？」，他母親沒等他說完，就攔腰插了幾句，又驚奇地瞧着時英。

「是這樣的，第一項，……第八項，是訓練以後，由軍部分送到各軍隊里去實習，實習時是每人每月六十塊；到實習過後，再由上邊派到各地去指導「抗×救國」運動，在這時一個人可以拿到八十到一百塊的樣子。」

他不亂卦地說着廣告上登的，從頭到尾，沒有漏一句。

「學生們太多了，不會好考的。」

「那沒關係，這是機會，難道就這樣在家吃一輩子不成

「不，現在事情太難幹了，那黨，這派，咱何必哩！」

「媽，您說的很對。沒有黨派的，恐怕也就立不住吧。

咱高中畢業回來沒事作，不是一個好例子麼。既處在這種時候也得隨勢，慢慢地來……」

他幾乎要把現實的缺點，印成講義，給他母親。他從容自得地講起大道理來。

「你說的道理，我是曉得的，不過現在的時歲太壞，你同誰不好，他就會暗地害你！」

「這個，其實也沒多大要緊，自然是得小心些；但是，我們作的只要是对的，就是被害死，那也是好的。」

他說到這裡的時候，情緒似乎是很緊張了。平素他可也就是這樣，說到較興奮的話，是越說越有勁呢。

「說的都是野話，死了還有什麼用，老人們操多大心把你養活大……」

她似乎是被她兒的情緒和話語給糊住了，可也覺得她的兒子說的怪有理。沒辦法了，所以也只好用老人訓孩子們的口吻，來結束這個論戰。

暫時是靜默地。

月光是格外光亮。

時英不經意地站起來，走向他母親面前，很和藹地說：

「媽，咱們剛才說的都是廢話，還是商量我什麼時候走吧！」

「我以為還是不去好，因為你爸爸死後，家裏男的只有你一個，現在你再走了，一定有許多不便的地方。」

「是的，家裏沒人，在我爸爸死以後，我不是還在外邊上學嗎？好在這個學校是短期，只有半年，家事真忙不過來的話，可以先找個人幫幫忙。」

「剛才，我可以這樣的想；不過又想到我這麼老了，不願意離開你；我還想在秋天給你完婚的。」

「婚姻問題，現在不必說，您也不必爲這分憂。您已經老了，爲兒的的確該侍奉，就是我走了，不還有妹妹侍候麼？要知道，以後我們只有要花的，沒有進項了，再過些時，不是連完糧納稅的錢，就沒有了嗎？這次出去，固然是要爲國家效勞，不也是爲咱們自個麼！」

「你才說的抗×，是不是要打××呀！」

她覺得說不過她兒了，才又出這問題。

「抗×，即是打××！我不是常給您講這些個嗎。東四省叫人家佔去了，現在華北也要……」

他說了，就躺在大椅里，腳蹬着牆。

「那不是要打仗嗎？」

「當然是。」

她聽他說完以後，再沒有發言，似在深加思索。

「媽，我想後天就得走，離考沒幾天了，功課還得準備一下。」

他真等不上了，就很爽快地提出走的問題來。

「你真要走，我也不能勉強的。」

她說的時候，臉上顯着失意的容顏。

「媽，兒子是會回來的，只有半年就不放心麼，只當兒子上學沒回來。」

「到外邊，可決要像在家一樣！……」

她又再三地叮嚀着。

「當然，我二十多歲了……」

停了一會，他母親又說：

「去睡吧，準後天走。」

母子倆，隨即各自走向自己的房間，去睡覺了。月光透過了樹蔭，射至窗紙上頭現着花影。

兩天過去了，正是要離別的日子。

天是陰着，並且還斷續地下着小雨。

「媽，該回去了。」

時英突地回過頭給他媽說；又覺得說的遲了。

「你去吧，不送你咧！」

她一邊勉強說，一邊同着女兒向前走動。

「媽，回去吧，門戶要緊。到那裏就來信，考不上的話，也很快地就回來了。」

「好吧！」

她特別表示着難過，晶瑩的泪珠，充滿了眼眶；可是，又怕兒子瞧着，迅速地拭去淚水，換了一幅喜悅的面孔，隨又回她的女兒：

「你去送你哥哥吧，我在這里等你。」

「不要，您們回去吧，再送，我還得走。」

他趕快地止住她們，接着又向她妹妹說：

「快點同咱媽回去吧，不還有親戚來嗎！」

他底話音裏，十足地表現着怕他母親再送，因為她會因離別而落泪呢。他還給他妹妹使眼色，叫她們回去。

他妹妹今年也不過是十五六歲，頂精明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很能使人歡喜的。

在她哥哥說了以後，她也說了：

「哥哥，你走吧，俺們不送你了，直到俺們再也看不見你的時候我們再回去。」

「好，再見吧！」

他急忙地說了之後，便匆匆地去了。還不放心又回頭給他們笑，給她們擺手。

「哦！哥哥，你什麼時候回來呀！」

妹妹，活潑潑地跑着去問她哥哥。

「半年。快回去吧，媽還在等着。」

……
他們，就這樣的分手了。

稻浪在田野裏，伴着風兒，作有意的蕩動？

約莫在考試後的第七天，就榜示了。

時英真可算得「馬可成功」，自然有時他也不無現着勝利的微笑。

次日晨，時英爲了學校的規定，不得不搬到學校裏去住。到校後，除整理內務以外，第一件事就是給他母親寫

信。

「媽媽：

近來還好？兒子是很好的，勿念！

我已經考上學校，並且也搬到學裏來。

我考進這里，只是達到我目前的一點心願，將來的成功，還是要期待着我今後的努力。我底心志，媽媽是知道的，那天晚上不還談到一點麼？

爲了我們要活，爲了我們祖國的存在，爲了我們民族底解放，不，全世界弱小民族底解放，我們應當向帝國主義者，尤其是××帝國主義者，宣戰了！我們對於殘無人道的破壞人類和平自由的×××主義者，應予以無情的打擊！對於國內封建殘餘和漢奸徒孫們，處以死刑！這些也就是所謂「抗敵救國」的工作。只要是爲達到我們底目的而作，縱是流血，也是值得自驕的！再說，只要我們肯永遠這樣的奮鬥下去，我敢相信是會得到最後的勝利呢！

在這個民族解放的巨浪里，再不是空喊口號的時候了，是得實際地作了。鬼子佔了東四省，又奪了華北，又來到華南了！那是容我們有片刻的喘息啊！

從今後，我不唯在理論上要認識，更要到實踐的工作中去行動了。

媽媽，請致意於我的妹妹。

祝您快樂！

男時英敬禮 五月。」

寫完了信，隨即發了。回到校後，靜坐，深思，而且回憶着他來時的景況。他母親對他的驕愛，和他妹妹底天真，一幕幕地又演在他底眼前。

六月，流火似的太陽，燃燒着太空，燃燒着大地！在這時，沒有風，也沒有雲，田野裏的草木和稻禾，像死枯了，一動不動。

整個的大隊，像一條長蛇，穿過了森林，荒郊，田野；山陵，……無休止地前進。

照例在打野外回來的時候，在隊里是比較自由的了，因為隊長們，都很清楚學員和學生們，一定會感到打野外費力，所以對管理方面，也就比較鬆一些。學生們有了這個機會，當然是要盡量地說笑。這也正是消除他們疲倦的妙法。

「老李，聽說今天要開市民大會，正式來個組織，好一致對X，並且還要遊行示威！」

時英低言悄語地給他同排的李希會說。

「不錯，本來也要我們參加，爲了我們要加緊訓練而中止了，也許到城里，還會見到他們哩。」

「是嗎？」

「是的，政府早有準備了：只要市民大會能開好，將具體的計劃規定出來，馬上就可以行動了。這時候是非以民衆作主體不可，單憑一部分軍人，恐怕得不到最後的勝利！現在這個問題，不是幾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

「的確該總動員了！可是在未動員前，聯合戰線，是絕對需要的。只要是中個人，除漢奸和走狗以外，也不管他是什麼黨，是什麼派，應當一致對外。」

「在現階段中的中國，惡勢力仍然是那麼厲害，聯合戰線是不是要受影響？」

「我也想到這里，不過我想在這個生死的關頭，稍有人心的，恐怕不再作出對自己也沒益反而有害的事吧，他們不是爲自個嗎，假使被敵人把權利和土地全拿走了，他們還過什麼！」

「希望他們這樣。他們只看到眼前的權榮和地盤，那里會想起民族的生存呀，笑話。」

「論說，民氣不是一天比一天高漲嗎，縱是有了障礙，我想也不難打破。」

「咱們回學校後，可以來個集體討論好吧？」

「很好！」

沒等他們話音落，王領隊說話了：

「大家要注意囉！看看自己的服裝，綁退，整齊不；槍背好沒有，刺刀上好沒有，……」

這話是在離學校不遠時說的，這些話，他們真聽慣了，所以在領隊喊了以後，他們很熟習地把自己的一切，都整理了一下。

「立正！」，王領隊又發出口令來；接着又喊：「看齊！」大家真是像個幾百一樣的機械人，動作一樣樣的，同時也再沒有人發聲。

「稍息！」

「注意！」

大家都又立正了。

「稍息聽道！」

連個口令說出後，大家才又稍息呀。

「待會，我喊「一二三」以後，大家唱新大路歌，還是前排先唱，後排再趕上去。」

「一，一，一，……」

「一二，一二，一二……」

「注意步法！」

「一二三——四！」

「注意！一二——三！」

大家都很得意的唱起來：

「大家一齊流血汗，爲了活命；那管痛苦和艱難？合力

聲。

救國莫偷懶，團結一心；不達目的誓不還！大家努力，一齊上前！大家努力，一齊上前！擺脫奴隸的鎖鍊，奪回錦繡的河山！我們攜手上火線，沒有退後只向前！大家努力，一齊作戰，大家努力，一齊作戰；中華男兒誰怕死？中華民族萬萬年！」

這個慷慨激昂的歌聲，由曠野衝到城里去，衝向那有國旗招展的地方！

大隊一到城里，他倆就留神着牆和電線桿，或者是拱着耳語。

「唔！老李，電線桿上——」爭取民族解放！」

時英好像發現了什麼似的向着李希會耳語。可是，好不亂卦的，邊走邊說，應和着大隊左右搖擺着。

「時英，牆上——」打倒××帝國主義！」還有長的宣言。

不一會，全隊的人，都發現了。

這些有刺激性的標語，又增強了他們各個愛國的熱誠。同時，也堅定了他們對現實的正確的認識。

因爲大家一分心，一動作上，表示出不整齊，領隊也知道爲什麼，但是，爲了職業，不得不再喊個：「注意步法！」

王領隊的聲音，是那麼的沉重。

大家爲了紀律，也只好勉強地抖抖勁。

這時，大隊里是什麼都聽不見了，只有一個沙沙沙的步

他們靜下去了，越發顯出對面來的遊行示威隊的熱鬧。呼口號聲，脚步聲！……

這一大隊里的人，可太多了，包括了幾十個單位，民衆團體，學生團體……作着不同的怒吼。

……學聯抗敵救國會……—大旗。

羣衆底呼聲：

「打倒××帝國主義！」

「爭取民族解放！」

「立即對×宣戰！」

「民衆們武裝起來！」

……

……婦女抗敵救國會……—大旗。

羣衆底呼聲：

「爭取救國自由！」

「打倒漢奸賣國賊！」

「打倒××！」

「反對三原則！」

……

……職業界抗敵救國會……—大旗。

羣衆底呼聲：

「反對華北增加×兵！」

「誓死不用×貨！」

「保全主權和領土的完整！」

「反對變相武力侵佔的防共協定！」

……

……商會聯合會抗敵救國會……—大旗。

羣衆底呼聲：

「誓與××經濟絕交！」

「誓死不買賣×貨！」

「反對走私！」

「我們要愛我們底中國！」

……

……兒童抗敵救國聯合會……—大旗。

羣衆的呼聲：

「擁護抗×政府！」

「爭取愛國言論自由！」

「中華民族萬歲！」

「歡迎軍校學生參加遊行示威！」

……

傳單在街上亂飛，飛到洋車上，汽車上，電車上，和行人的手里。

馬時英他們底手里，差不多每人都要拿一張宣言，和幾張口號。他們底熱血，加快了沸騰，他們底心呀，隨着大家底喊叫，起了共鳴。尤其是他們聽到小學生們喊「歡迎軍校學生參加遊行示威！」時，他們真也忍受不了了，畢竟是馬時英和李希曾離開隊伍，伴着同學們高呼：

「軍民聯合起來對×宣戰！」

「反對二十九軍南調！」

「爭取民族自由平等！」

「中華民族萬萬歲！」

「……………」

怕是大家還沒換過氣來時，就聽「笛，笛，笛，……笛！」集合哨子吹起來了。有的在休息，有的在談國事，有的還在談遊行示威的感想，這一來算是什麼都完了，並且還得趕快地跑到大操場去集合。

「幹麼呀，老李？」

「許是特別訓話。」

馬時英和李希曾，邊跑邊說。

「媽的，又講話嗎？」趙光且在咕嚕着，聲音確不很大。

「快點跑！」，王領隊在講演台前呼叫。

「立正！」

「看齊！」

「報數！」

學生們底報數聲，真是小火鞭一般。……

一切官面文章，都做了以後，纔由值星官蔣喊口令：

「立正！」

林主任上台了。他把各軍官和各學生們都瞧了一遍，才還禮。這以後，蔣值星官才又喊：「稍息！」。

「諸位同學，諸位官長！」

這一來，大小官員和學生們，都又立正了，直到林主任還禮後，才又稍息。

「只要是關心國家興亡民族生存的人，沒有不知道我們現在是處在非常事變的前夕，亡國滅種的慘禍已迫在眉睫。凡是一個中國人，眼看着中華民族危亡迫切，和民族敵人以及它的漢奸賣國賊們底橫行，沒有不痛心疾首！敵人把東四省佔去了，還又鼓勵華北獨立，現在又要來侵略華南！這樣的欺侮我們，反而還要天天唱着「親善」，「和睦」呢！這不是放烟幕彈麼！最近，他們竟以武力保護「走私」，破壞中國關稅，同時還勅令中國政府嚴厲取締緝私，不然，即是有意違背中日親善的原則。其次就是他們借着防共和保僑的名意，增兵華北，又強迫二十九軍南調，最厲害的是××兵在我國可以任意捕拘我們底同胞！這顯然是，××非滅掉整個中國，絕不會罷休的！不願做奴隸的中國人，對於這些行為，再不能坐視了。我們知道，不前進即死亡，不鬥爭即消

滅！在這鬥爭的世界裏，無所謂公理，無所謂是非，更無所謂和平。……我們應當擴大民族抗敵救國的民族解放運動，用熱血的代價，英勇的行動，向着民族底敵人和漢奸賣國賊們猛攻，我們民族的生路，就是全靠着這樣的艱苦鬥爭中得來。……」。

直到這個時候，學生們底愛國心和革命的情緒，可以說是達到了最高峯，他們時時刻刻地在等着出發呢！

光陰飛快地過去，剎那間，到了七月中旬。

在這個過程中，民族解放運動和抗×救國的聲浪，流遍了全中國，全世界。可也真到了最後關頭，民衆要求動員抗×的心，急切極了。這是壓迫的反應！這是不可遏止的民氣！現在只要是領導抗×的，沒有人不擁護；不然，就是有力的政府，也要被反對，擯棄，和消滅！

馬時英和李希會底革命的情火，酷似萬馬奔騰，有誰人能把它止住呢！從那天林主任講話後，隨即組成了一「抗×救國」會。有重要問題時，馬上來個集體的討論，活生生的，並且毫不畏縮的把千斤担子，放在自己的肩上，一致前進。

十八日那天，他們爲了那樁事情，還開了個執行委員會，計劃了工作大綱，好叫會員的言行，再生動些。那是多麼偉大而又有意義的行爲啊！

的確，某方的軍隊，已經出動多天囉，後方的民衆，正在組織義勇軍，救護隊哩，不意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不幸的

事變；軍校也就是因變化而變化了的。

在本天晚飯後，這驚人的耗聞，遍傳了各個學生們底耳鼓。他們不知道爲什麼。這不是晴天打雷麼！

「時英，知道嗎？」，李希會急聲急氣地說；臉色變成了蒼白。

「什麼事？」，馬時英很驚奇地問；他底眼睛對準了李希會。他底呼吸加快了。他呆了。

「媽的，不叫我們活嚟！」

「到底是什麼事？」

「學校叫我們今晚繳械，明天把我們遣散！」，李希會用了全付的力量叫喊着，兩眼瞪得挺圓的。

「繳械！遣散！……」。

馬時英不能說別的了。他昏過去了。

待了一會，鎮靜了自己底頭腦，接着又問：

「爲什麼？」，他用了帶哭聲的音調，和微弱的語氣。兩

顆冰晶的淚水，流在他底兩腮。

「奉軍部的命令，將全體學員和學生，於十八日繳械，十九日遣散！」

兩個人對着呆坐，深思，像廟里的神像。

「北上軍裏發生變化嗎？」，馬時英不放心地又說。

「得不到消息！」

「反正中國的軍人，有許多太不可靠了！不徹底！」

「中國人，沒有辦法的！」

他們又憤恨地說了兩句，可又靜下去了。

「他們底錢心太大，只有人用『大花邊』一運動，他們會把自己的心思忘了，慢說別的。」

「這就是他們底劣根性！」，馬時英接着說：「前天我聽說某部已被人買轉了。……」。

「無論怎樣說，中國到了這種地步，唯有抗戰不足以挽中華民族的危亡！只要是中國人，除去漢奸賣國賊，都應當抗戰！至於這些軍人，也不過是希望他們能夠改變，能夠抗戰。」

「想完成目前的工作，得依着廣大羣衆的力量來推進，單憑幾個武人，是不成的：像這種違背自然的行爲，不啻給敵人帮忙！」

「也許道理還有別的原因，不過我們對於有意阻止北上抗戰，或者是假借『抗戰』的名義，存心搗亂的人們，他們就是我們的公敵！」

「現在，我們需要抗戰，不需要妥協的。」

「可是我們怎麼辦呢？」，李希會突地又轉到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是關乎全體同學的，想法子商量才好。」

「明天，我想用會的名義，召開全體會員大會討論。」

「好極！」

「明天再說吧，天不早了。」

李希會說着說着，就走開了。

馬時英見李希會走了，驀的想起他倆會被「遣散」而「遣散」的！不禁心頭發酸，滴下幾滴淚來。

寂靜的深夜里，尤感淒涼。在有生以來，他們沒受這種打擊的，這是第一次。這在他們底生活史上，是一件奇恥大辱，是一個永遠不滅的傷心史！

昨晚，夜半鐘聲時，他們把槍繳了。

今天，他們決定召開全體會員大會討論。

共推馬時英爲主席後，接着即正式開會，

主席報告開會宗旨：

「……爲了我們被『遣散』了，才召集這個大會。看大家怎樣辦，……關於這些問題，都是需大家來討論的。……」

到了「討論」一項，李希會說話了：

「主席，我們的問題是很簡單的，只有兩條路可走：回家去，和我們共同幹下去。請主席徵求大家的意見。」

「主席，我提意不回家。」一個素不愛說話的劉東陽說。

「我以爲劉同學的提議，還應當有點補充，即是我們還應該向當局請願。」，湯新美說。

「請發表意見！」

大家沒人做聲。主席又說了：「限三分鐘！」

「三分鐘到了，討論先兩個意見。」

經過了多次的表決，結果是不回家，要共同幹下去。

「主席，關於組織，照着我們抗戰救國會的，將各部擴大，增加負責人員。」，李希會又提議。

「還有別的不？」

「有沒有反對意見？」

「沒有，通過。」

「主席，我們組織做好後，應當先到民間去，宣傳民衆，組織民衆，叫他們自動的抗×！這是我們目前唯一的偉大的任務！」，陳欣明很憤慨的說。

「主席」，李希會說：「在陳同學的意見實行，還有個問題，大家應當注意的，假使要有人阻止我們的抗×宣傳工作，我們就先同誰拚上去！」

「還有別的意思沒有？」

「沒有的話，我退出主席的地位，來說幾句話。關於目前的工作，幾位同學都說過了；可是，我還有點意見供獻大家。即是在抗×救國的旗幟之下，我們應當作聯合戰線的工作，不分彼此，不分黨派，把沒有聯合的都聯合起來。然後再分頭努力，各盡自己所有的能力，在現實中作最大限度的奮鬥，並且還要集中整個民族的力量，來回答我們民族的敵人！以期達到民族解放！……」

「贊成！」

羣衆底喊叫。接着就是一陣嘩嘩地鼓掌聲。

我相信當主席在訴說着他們的忿怒，中華民族的忿怒，……以及說到應當怎樣幹的時候，他們的心的確是彼煽動了。他們底腦里，都存着「爭取民族解放！」。他們底眼前顯着光明。心血來潮了，他們在蠕動着，不盡異口同聲的呼叫：

「反對不徹底抗×的軍人徒孫！」

「爭取民族解放！」

「打死漢奸賣國賊！」

「打倒××帝國主義！」

「中華民族萬萬歲！」

當時的空氣，和大會的秩序，是現着緊張和騷動。馬時英，自爲主席，自有維持秩序的責任。

「請大家安靜一點！」

大家都已安靜下去了。主席又開始說：

「現在討論出發的時間，和地點。」

經過相當時間後，擬定二十日出發，地點臨時規定。

快到散會的時候，李希會又有個提意。

「我提議唱『民族解放進行曲』，作爲散會。」

「贊成！」。衆人的呼聲。

「現在，我喊『一二』，大家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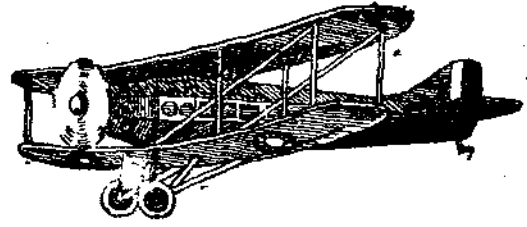
「一二」喊了以後，大家都用力歌唱：

「無數的人，一條心，我們要爭取，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無數的嘴，喊着一個聲音，我們要趕出帝國主義的海陸空軍！無數的眼睛，對着一個目標瞄準，我們要打倒，首先是××帝國主義，以及它的走狗們！團結起來吧，全國的工農商學兵，一條心，一個聲音，向着一個方向前進……；全世界的被壓迫大眾會做我們的響應。一個民族解放的戰鬥，正在進行，一座火山的爆發，一個被壓迫民族的翻身！……」

激昂壯烈的歌聲過去了，馬時英用着興憤的調子盡力的喊着：

「好，散會！請大家預備明天出發吧！！……」

一九三六，八，北平



挑水夫

之 現

父親死後沒有留給他什麼
要說就一根扁擔兩隻水桶
這還是祖父的遺物
現在父親又把它繼續傳給他

東方旭日微微露一絲亮光
提心着不敢在床上多就擱一分一秒
一伸腿擰起癱瘦身軀
肩起水桶來挨戶送水

縱把兩肩壓得痛徹心房
也得咬緊牙根忍住度過一天！又一天

浮屍

繁

20

(一)
是中午剛過，溫柔的陽光斜射在王老頭的草屋前面草乾上。王老頭坐在草堆上，把頭伏在枯葉般的手掌上，盡情享受日光的溫撫。

虛掩着的院門呀的一聲開了，走進一個年約四十五歲，工頭模樣的人。一眼瞥見王老頭就喊道：

「王老頭！」

王老頭抬起老花眼，把牠盡力擠小了，終於也看不清叫他的誰，一面立了起來，拍打着身上的塵土同時心里在尋思：「是誰？是不是找錯家呢？」

「是我！張全發，」

「唔！啊，是張大叔，好久不見了，怕有四五年了吧？眼真不給使了！」說時眼眯成一條線那麼細，滿面的皺紋都在張着嘴，笑向這一位客人。

「四年了，你還健壯！王大嫂子呢？」

「唉！活着受罪哩！」王老頭忽然轉喜為憂，有些傷感了。「你嫂子老病又發作了，屋子里坐吧！」

「好！好！」

「張大叔幾時回來了？前些時聽嬸嬸說你年前要趕回的。」

是王老頭的老婆的聲音。

「是，三十晚上才到的家。」

「發財呀！」

整天沒有夢想着休息。忽兒
兩餐只掙得幾根油條裹腹。

夜了，他拖着漫長的孤影歸家
臭汗把衣袴濕透貼住全身
疲乏在每個細胞中燃燒
腰，腿，胳膊，渾身沒有一處不填滿酸
痛。

然而對這牛馬般生活他並不怨咨
窮俯首貼耳承當一生
不過在未來他抱着一個希冀
我底孩子再不向命運投降

一九三五·七月·北平·

黎明

李. 榮.

天明了。東方鼓起魚白腹的天色。
黃底裏裏。
走出一批一批
像失眠的囚犯。
不穩健的腳步。

「發什麼財，餓不着嘴就是好的，這年頭混盪飯吃委實不易，昨天在街上看見狗兒也經長大了，你老倆才好福氣。」

「那孩子太沒出息，年青力壯也挺能幹，王大爺家裡很願意他去幫幫忙，賺錢多少不說，王大爺要賞識你，人家門路寬，給你找點別的好事也是有的，去年底結賬時候自己辭了，說什麼「壓迫」他啦，管家罵他啦，我也不明白是什麼？誰教我們是窮人呢，想向人家討飯吃，還怕人家罵！他媽媽總護着，說不願幹吧！不幹吃什麼……」

「是呀！吃飯要緊，」張全發打斷他的話，「既然不願在本鄉作事，出外邊找點工作也很好，……天津一個大包工頭給我說東洋人不久要與一起大工，要好多能幹的工人，每天價錢大概一塊多吧！讓我們四面替他找工人，要外鄉的，本地人滑頭不給他們好好做工。正是好機會，不是我們那擠得上，狗兒要去我給他添上一個名，我們村已經有十幾個要去的。」

「張大叔你費心吧！狗兒算交給你了，要你一手成全他！」王老頭的老婆很感激的說：「你給他添上個名字吧！」

「好吧！我還往別處去。」

(三)

當月亮從村東頭的樹梢上裸露出來的時候，死了般的，沉寂的荒村又重新起了小小的騷動。

「這是燈節呀！」每個窮人的腦海里也翻起了所喜的波浪。一剎那間又被洶湧的，恐慌的大潮捲沒了。「燈節過了，年要完了，這青黃不接的春天該怎樣挨過去呢？」

無憂的小孩子們一聽到爆竹聲，扔了飯盤，抹着嘴就往外跑，母親們在後面喊着：「吃完飯再出去呀，小鬼！」孩子們頭也不回一下，一溜烟早看不見了。

破了安靜的宇宙，
經過禮拜堂的旁邊，
心底漾起異樣的徹痛，
牧師爲誰祈禱？
爲誰求天？
沒吃的仍舊餓死，
沒衣的凍死誰憐？
「我爸爸在這裏作過工匠，
捧下來給了五十元養傷。」
觸起他母親心深處的傷痕，
舉動破袖，
攥住枯燥的眼眶。
記起了，過去的一切，
記起了，他叫痛的哀嚎，
記起了，他臨死的時候，
再三叮囑：好好照看兒郎，
如今他安息在地下，
撇下母子們
在這人生的道。
迎面捲起一陣狂風，
吹滅了他的幻想。
鬼門關似的鐵柵欄張着口，
殷紂王曾用過作炮人用的

這時王大爺的門外早擠滿了人，有些年歲長的女人，貪嘴地講着燈上「二十四孝」的人物故事給大家聽。

王老頭子坐在屋角一張破方桌左邊，咀邊掛着他數十年朝夕不離的旱菸袋，從鼻孔，從咀角噴出來的煙，混合着神佛面前的香煙，霧一樣朦朧地罩着草豆大小的燈焰，燈焰閃了幾下，好像勁不住烟霧的高壓，要熄滅似地。

「門關好了沒？」王老頭的老婆，輕輕咳嗽了兩聲又說下去，「不要叫燈給吹熄了，洋火沒有了，爐子不是封了麼？」

王老頭子沒有回答，用眼望上了栓的破門，他的老婆轉了面向牆，她是病着咳嗽痰喘，這病是有狗兒那一年，也正是冬天，因爲家裏沒人照料，王老頭子在給王大爺幫忙守夜，冬防正緊告不下假，只能白天回來一趟給她送點吃喝東西，其他一切還要她自己來作，這樣勞作又受了寒，才種下這老病根。

「天氣多麼冷，這傻孩子，老呆在外邊看什麼？……啊！昨天聽張全發說，天津衛可真熱鬧呢！天還不黑電燈已經着了，電燈是元的，比王大爺門口那大臘還明得多啊！汽車哪，電車哪，跑得飛快，在馬路上跑走一不小心就給壓上了，可真怕人！洋車，他們叫膠皮，更多，人比廟會上多幾百倍，洋樓十來層，比我們這屋子真不像樣子，比王大爺的起碼還高好多哩！修的時節一個工人掉下去哪，摔成一堆泥了，也不知道是那裏人，張全發那時也是工人，唉！……等我們狗兒在那裏賺了錢，只要他有孝心，也會接我們去逛逛的，那時才不枉活一世哩！」她說得興奮了，慘白的面容透出一層光亮，轉過頭來望了王老頭子一眼，又轉過了去，王老頭子重新裝上一袋菸，對着燈焰吹着，長長吐了一口煙，沈默了一會，好似在尋思去解決一件難以解決的問題，望了她一眼答道：「看光景狗兒樣子行爲不像忤逆兒子」，頓一頓說下去：「去年年底，臘月從北京來了一夥學生」。

「還有女學生吧！聽說？」王老頭子的老婆打斷他的話。

銅柱般的烟筒直插入蒼穹，
一批一批的進去了，
那是他們謀生的地方！

二四·四·二八·北平·

憶故鄉

田時豐

「天災」過去了，
緊接着就是「人禍」！
記得，從我離開家鄉的那天，
故鄉啊！
就變成了土匪的世界。
聽說，新店到山王莊，
已斷絕了交通，
我們的村外，也不能行人。
官兵，土匪，
混在一起。
拉夫，加捐，姦淫，擄掠，……
……
土匪搶過去，
隨着就是官兵的明欺暗搶！
飢荒的人民，

是呀！他們見人就講，還在大廟開會，有好幾千人，我也去哪。他們說：「你們爲什麼一年比一年窮？」

「我們老早就窮呀！」

「你聽！××把我們東北佔去了，東北就是關東呀！」

「我知道，王二旦的兩個孩子從前都在關東。前年大孩子回來了，說是給××趕跑，二孩子叫給抓去了，××人說他與義勇軍通氣，幾年也沒個音信，不知怎麼了？」

「東北地面很富，窮人很少。」

「就是聽二旦的大孩子說的，關東人待人真厚道，比方你一個生人，要是趕上天黑了，就可以在他們家住下，給你飯吃也不要錢。」

「東北是頂富足的，每年給國家納很多糧稅，現在給××佔去了，成××人的了，要拿錢都給他，國家少收了那麼多錢，就都攤派到我們身上來了。」

「我說！這多年老是預征糧，又是加什麼捐哪，就是××人鬧的，這該死的××鬼！」

「還有，若是遇着關內年成不好，可以到關外去作工，賺錢，現在××人在那裏把着關不許中國人出關，關外有飯不能去吃，只有餓死在家了。那裏還有活路！還說：××人待中國——東北人才更苛哩！無緣無故的說你通匪，立刻把一家殺的殺，趕的趕，財產都充公了——給××人了。」

「前年不是來了幾個××人？公安局長特別招待，從村頭過時我看見了，小倭個子，一臉橫肉，看樣子就不是好東西！」

「又來估我們關內來了，他們來了還能活麼？逃也逃不走……」王老頭停了下來，看看剛吹着的菸又滅了。再對在燈焰上，狠狠吸了一口，一點烟也沒有吐出來，全都嚥進肚子了。連着又吸了幾口，吐出了幾多團烟霧，一邊把菸袋

在破產的鄉村里，
沸騰了，像海濤！
寂靜了，如死人！
大家，小戶，
全都跑了。

房子，宅院，
却變成官兵土匪的住所。
美麗的田野，
就是他們的戰場；
綠林是他們隱身的處所；
河流呀，

成了戰馬的飲水地了！
嬌媚的秋禾，
成了喂馬的良草！
農民們還以為

「麥子壞了」
「只要秋豐收」
誰知天災人禍一齊來，
正好斬斷了他們的指望呢！
啊，甜蜜的故鄉！
打我動身離開的那天，
就變成了土匪的世界！
平靜的鄉村，
從今後永不再安甯了！

一九三六·八·十三·北平·

鍋在桌腿上碰打着，一面又說：「只要我們大家齊心，給他們來一個冷不防，都給他們打死，不然那有我過的日子！我們誰還甘心去給這些狗東西們作工！」

「話是這樣子說哪，沒有吃的還是緊要緊，況且說全發的好意！」
「不是當初允許了他，沒飯也不去！什麼張全發！看樣子也是給××一道兒的！」

外邊起了大風，老枯的樹枝在抖擻着，叫嘯着，摩擦在山牆上咄咄作響，她疑是狗兒的脚步聲，馬上看了老頭子一眼說：「外面起了風，這孩子還不回來，明天起早就走，趕到火車站還要兩天路程呢！不說回來休息休息！」
風不斷的怒吼着，油燈閃了幾閃終於被風撲滅了。

(三)

「蓬，蓬……」鐵錫砍在土壁上的聲音。
煤汽燈的光把每一個人的臉貼了一層白紙，瘦弱的面孔更顯得可怕。來回轉動着的好像古墓中的幽靈。

「他媽的，幹了這麼多天，一個子也不發！」不知道誰在咒罵。
「走！要錢去，不幹了。這樣不見天的苦幹，再過半月非都死不可！」又誰在附和着。

張全發四下望了一下，揮動了左手說道：「幹吧！我給包工頭說哪，在交工那一天一定可以領到的，包工頭說外國人最講信用。我們這一段早點作完就可早點領工錢。」

「誰出來賺錢不是養家的，現在正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家裏等要吃飯，等到領到工錢，家裏人都餓死完了。張大叔！你同我們一塊去找包工頭！她媽的給了還好，要不給先揍他再說，一定是他先頭用了，說是日工，怎麼兩個多月了還不發？」王狗兒再也忍耐不住了。

青年文藝社啓事：

本社社員原定每人應繳入社費一元，將來寄送「青年文藝」時不取分文。但現有許多社員尚未繳納，請於接刊物後，即請將入社費交於該地之收款人爲禱！

青年文藝社徵文啓事：

本刊預定徵求短篇，中篇及長篇之創作，以尙未在各刊物發表者爲限。內容偏重「農村」、「國防意識」及現時代「社會矛盾」的題材。每千字以兩元爲限。十二月底以前爲收稿期。希望青年作家們切勿失此良機。

青年文藝社徵求社員啓事：

本社爲發展社務，聯絡全國青年感情，特自即日起開始徵求社員。凡愛好文藝的青年（讀者及作者）不分省別，不論職業，均一律歡迎。對於手續，今略舉於下：

- (A) 在外省者可用通信方法加入本社。
- (B) 社員分兩種——特別社員與普通社員。
- 一、特別社員——凡欲加入特別社員者，入社時不繳入社金及

「對！對！」大家都同意王狗兒的話。

「諸位兄弟？看在我的身上，我老張確實爲難，當初他們說是論天給工錢，誰知道他們到現在又說不完工不給了，我老張的家裏也是沒吃的，給包工頭說過多次好話，甚至有一次給他跪過，不行！他說外國人說麼是什麼！一點也不能通容。好在再有七八天我們的工就可以齊了。忍耐些吧！」張全發眼圈有點紅潤，用哀告的口吻向大家說：「大家安靜一點，外國人要來驗工！」

「蓬蓬……」鐵鋤頭打在土壁上的聲音。

「叭！叭！……」鐵鏟鏟在土地上的聲音。

「轟隆！嘩啦！」推土的鐵皮車在浮軌上轉動。

刺刀在槍頭上放出寒光，圍着一個撮鬚的矮小軍官，面跟着包工頭。巡視了一週，噁哩咕嚕同包工頭說了，就擺去了。留下十幾個武裝的××兵在那裏。

包工頭回頭叫着張全發說：「這工程要三天完成，外國人吩咐的，留十幾個兵在這裏監視。誰不聽說就拉出去給槍斃了！這是軍事上的工程，決不能延遲！」

鋤頭，鐵鏟，土車，都加強了速度。只是工人越消瘦了。越加削弱了。

第一天張全發不見了，第二天同伴又少了六七個，後來的，健壯的工人補了他們的缺。

(四)

半夜裏寒風在曠野咆哮，星兒在天邊眯着眼睛。

王狗兒還有幾個同伴，被包工頭喚了出來，由幾個武裝××兵護送到別去處。桌後面坐的正是前天驗工那個小軍官，由包工頭一一喚過了名字，小軍官揮了

一下手，包工頭吩咐王狗兒他們幾個到一間幽暗的屋子去休息。幽暗的屋子裏，閃着昏黃的電光。地下零亂的舖了一層乾草。

每月常費，但有負本社義務事業之責任！如介紹社員，推銷刊物……對於本社之權利，可得享受某一部分。

二、普通社員——凡欲加入普通社員，入社時繳入社金一元，以後每月繳常費一毛。可以享受本社一切利益。若社員有何著作，本社一定負責代找出版，及總經理處，社員有何困難時，均可得到本社一切之幫助。

加入者若欲明瞭本社一切事宜，可閱詳細簡章即知。簡章函索即寄。

雨天之憶

程萬

雨天，尤其淫雨霏霏的雨天，一顆不寧靜的心，如果說是煩燥，不如說是像一株微小的樹在無情的秋風中搖晃得一點自主能力都沒有；點點滴滴，迴旋得一顆心有千萬根的小針在連磨着刺，試問你可能在昏懨懨的屋子裏停留一刻？還是到雨中去無目地的亂衝一陣，或許，有涼意流下鼻尖，流到心頭，會減少一些熱火的心之疼痛呢？

剛出門，照頭滂沱之雨來臨了，雖然是這樣傾盆大雨，我永遠是不愛拿傘的！任它雨點落，落……，濕透了我的衣衫，我是毫不介意。

現在我是踉蹌到黃鶴樓頭了。

不自覺我散步在抱膝亭內。這裏，沒有一箇人，四圍很靜謐，除掉雨滴漸漸的響聲，和江裏送來幾聲汽笛的脆弱呼叫。癡立着把目光向四方作一箇巡視，接觸於眼前的儘是寂寞之感，望不見一片清翠或皓白的雲絮，因之，我垂下頭；抽一

王狗兒幾個同伴隨身倒了下去，王狗兒長出了一口氣！心裏在想：「這次苦痛可算長夠了！誰在給我一萬兩黃金亦不幹了，兩月半了，一百多元！回家滿可以快活些時，老年的爸媽看見要麼快活？」

一陣清香過去了，王狗兒的身子發軟，眼皮再想開也不能了，全身失了主宰，只感得心仍然在跳動。

王狗兒像似做夢一般被幾個人架到什麼地方去了，騰雲駕霧般的，只聽到膠皮輪磨在地皮上的聲音，一會不知道到什麼地方了？

王狗兒覺到臉上一陣涼一陣熱，鼻孔裏嗅到一陣難聞的氣息，一會覺得有人把他牽起，沉下去了，沉下去了，要想喊也喊不出來，水進入鼻孔了，進入口腔了。

烟；解解抑制的憂鬱，無意凝視向空飄上的煙子，裊裊的，及刻我的心被牽去很遠，那心頭記憶之門乍開，復活了；那幾年前在心頭會盛開的燦爛之花，被時日摧殘得褪色的。

遙想那現在仍清晰存現於眼簾前的面貌，那已與我分際在兩箇星球的瑛姊，被無情病魔硬生生扯去的瑛姊；不，那只是一副身軀，伊那崇高的靈魂在現在仍生存於世間，我很清楚；那是除非太陽不散發它的金光時，伊的靈魂或許纔會消滅。

伊的崇高，我想：那只如是喜馬拉雅山的積雪，那等皓潔，曠漫；伊的性情，如一泓翠碧的溪水，溫和，馴良，還有伊那一點熱烈的活躍的心，拿火山的核心之熱或許可表示她的熱情吧！

可是社會，是這樣的殘酷，薄情；在她十九歲赤熱的心上竟毫無情的注入一股冰礁，那就是生生牽去她靈魂的罪惡黑手，這一來，一座火山爆炸了，炸燬了它的生命之力，漸漸的，她的心冷凝；熱情像天空飄忽的雲絮，轟地來一陣狂風，吹散了；從今，在她的心地新建起一座荒墟。

想想：這樣一箇年輕得似隻孤雛的孩子，她經得起這樣的襲擊？罪惡黑手抓去她的靈魂時，她像一支冰柱似的溶化在強烈的日光下。從今在人世間不復再現牠的笑靨！

……乍然，一些難受的疼痛，由感覺傳入我的神經系胞中；呆子樣的癡想，連烟燒着手都不知，生氣根根的把烟蒂投入雨地裏，盲然立起，拔步在大雨中跑回家來。

進門，淋濕的雨聲更如鉛石一樣沉重的敲我的心；冷雨濕透了全身，但，心頭熱火之疼痛更加增劇，推開房門，頹然臥倒在床頭；心湖中似有一堆頑皮的孩子續繼的投着石子，一副副的記憶之影隨着閃起的漣漪一片片的展開。

一九三六，七月於武昌。

過 節

趙歸璧

這是一個五月的早晨，雖是未入初伏的天氣，却是使人漸的涼爽了，半夜求睡臥不得的肢體，精神已過於疲倦不能感到酷熱溽悶，一陣陣熱風吹來刺着人們的肌膚發癢，到夜支持下去，不自主的被睡的神引入夢鄉，剛睡不到四個鐘頭裏數夢的騷擾，更不得安枕一忽，好容易過了午夜，天氣漸，東方微呈出魚肚色，太陽還沒有升上來，公寓老板娘就來

打擾，扣着門說：

「趙先生！天亮了，真討厭，我似睡不睡的沒有理她。」

「趙先生醒了嗎？」老板娘又第二次的問着。

「誰？誰？」我張開矇矓的雙眼說。

「我啊！趙先生」，牠用着誠懇的態度和緩的聲調答着。

「喂！王老板嗎？進來吧！」

我慌忙的起了牀，整一整睡衣穿上拖鞋，推開了房門。

王老板笑盈盈的走進來，這時候我彷彿意識到了今天是節日

——端陽節。

「趙先生今天不用出去吃飯啦！今天過節在櫃上喝幾杯

吧！」她開口便這樣的說。

「啊……過節！謝謝老板的盛意吧！」我一面打着呵欠一

面的說着。

「趙先生不要客氣！過節啦，櫃上歷年有這個規矩，大

家喝幾杯，也沒有什麼好吃的。」

「謝謝！實在對不起，今午有事要出去。」我如此的敷衍

她。

「得啦，趙先生！沒有關係，就那麼着吧！我走了。」他

毫不遲疑的出房到隔壁去……

王老板走後，回身翻了翻好久未撕的案頭日曆，屈指的

計算一下，今天正是國歷二十三號，舊歷五月五日，心裏暗

自恨道：「老東西不他媽早來，好預備幾個錢敷衍一下」，一

邊收拾被褥，心中在咀咒着。

真的奇怪極了，往日伙計們，每早總是喊了應聲而不到

，今天老早便都喜溢眉梢的跑了來，「趙先生打臉水嗎？買

點心嗎？用開壺嗎？」那種假笑承歡的樣子真使人看了不耐

煩起來，倒不如往日死板的面孔，直板的聲調，來得自然

習慣些，我始終未追想到伙計們的態度，為什麼現得這樣和

霽。

洗過了臉，仰臥在藤椅上，兩眼直丁丁的望着灰棚，眼

前浮現了四年的一箇景象。兒時遇到過節，吃粽子，看龍船

的慾望，不知怎那樣的熱烈，天天催鬧着母親：「還有幾天

過節呀？幾時包粽子？每人幾個雞子？」記得是四年前的事

了，因為過節多吃了魚肉，粽子，水果，患了瀉痢肚痛，娘

在抱怨父親，不應該預備那麼多的東西，冷的熱的胡吃，吃

病了那值得？」到現在想起來也是一幕不可抹滅的悲喜劇，

吃些厚味，實不如平日吃些米飯鹽菜來得舒適有益些。

吃過了早點，提起筆來，剛要寫家信，給家裏人賀節，

同時隨便乘着節關索一筆款子，應付一下，神志很專一的在

蘸着筆尋思主意，沒有注意到其他的一切。

「趙先生賀節！」嘴裏含着筆，回過身來看看，看時，原

來是公寓伙計老王，用着一種恭維和諂的聲調，帶笑意的說

着，隨着這笑聲裏，老王的左腿是向前曲了一曲，向我打了

一躬，我放下了口裏的筆應道：

「啊！過節！幾時往家呀？」

「沒有一定，節後再說吧！」他說話時帶着無限的悵意，

好似在訴着窮人爲了在節下多掙幾元錢，沒有回家過團圓節的機會。

茶房老王走後，我信步到櫃房南夾道的廁所去小便，當我步經櫃房時，老板娘在櫃箱裏對着我微微的一笑，這笑裏含着無限的示意，櫃房西旁的玻璃窗上貼遍了一條條的紅帖，當我仔細的瞧了瞧時，上邊寫的是××先生債節洋×元，我恍然了，我的臉有些漲紅了，剛才老板娘的請吃飯，茶房老王的賀節，原來是……

當我從廁所回來，步進櫃房時，老板娘急忙就立起來，搬了個凳子給我，這個當兒，茶房小二從後院跑了來，一行跑着，一行在吭呀着小曲，見面笑嘻嘻的打了躬，說道：給趙先生賀節，隨後便用着希冀的口吻，笑着說道：趙先生賞我幾個節錢吧！過了節我們好回家住幾天。」

王老板在旁聽了這話，雖是滿心如意，表面上却不好意思起來，說道：「趙先生不忙，老住主兒忙不了的。」王老板的一套話表面是很好，把我弄得有些騎虎難下了，摸摸衣袋裏只有一支不知何時吸餘的烟頭，和幾根失去燃燒性的洋火柴，茶房小二一付機警的雙眼，瞧了瞧王老板，回過頭來不自然的說道：「得！得趙先生您先寫上，現時沒有零錢，您早晚給都成。」小二的幾句話，到給了我一個階梯，「好吧！先寫上，等過年五月節一同給。」我故意的張紅着臉打趣的說，小二從櫃台上拿筆墨紅紙單，雙手捧着在我的臉前，我接過那支秃兀的筆，「寫多少呢？」我在問着自己，又好一似

問着茶房小二。

「您隨意吧！這裏有寫三元的，伍元的。」小二在背誦着節賞單，手內的筆在顫着，內在計較着寫多少呢？少了吧，自己的顏面，伙計的白眼真是難當，多了吧？天災土匪雙重殘踏下的家鄉，幾十畝的麥田都旱枯了，麥，秋沒有好的收成，日後的匯款更是不可能的事了，提起筆的一剎那，千頭萬緒集中了心房，最後的決定是按着折衷辦法，寫了大洋六角，王老板同小二的四隻眼睛，死盯盯的瞧着這隻秃筆的轉動，寫完了之後，王老板雖是內在罵着：窮骨頭！不懂面子，客鬼，嘴裏却不自然的說着：「不少！不少！謝謝趙先生！」

當我步出了櫃房回到自己的屋裏，還聽到小二在咕嚕着些不高興的話，當我從窗孔往外窺視他們的表情時，茶房老王正問着小二道：「趙先生給多少？」小二點了點頭，搬了兩下嘴道，「才寫四角錢，還得以後給，多麼孫子！……」

案頭的鬧鐘時針已指着十二點了，小二捧了一盤傢伙，按屋的擺佈，我住的屋子離廚房只是一壁之隔，可是竟最後才擺到我的屋裏，小二在低頭的擺佈，失去了方才的笑意，隨後老王捧了一方盤熱騰騰的菜，沿屋的送，當他把菜放到我的棹上時，首先被發現的是一盤木須肉，裏面已經葬了兩個死蠅，簡直要嘔了出來，小小的圓牒內擺了一個玻璃酒杯，本來它是盛酒用的，可是棹上並沒有一個盛了酒的壺，不一忽，小二跑來說：「對不起趙先生！酒都被他們倒盡了，好

在您平日也不喜歡喝酒，叫您受屈！」因為是過節，王老板說明的是公寓裏請住客喝酒，不是自己花錢叫來的，所以只好將就忍耐一下。胡亂吃了幾口，當伙計們來收拾傢伙時，看到盤內的菜仍在照樣的擺着，老王驚異的說道：「趙先生沒吃好吧？菜作的也不好！」強奈着心性，懶懶的回他一句「很好！很好！」，假如不是過節的話，簡直是要上前敬他兩掌，把盤子乖乖的捧回去另換新的來。

吃過了午飯，發了家信，徒步的到一個同鄉張一民家裏去閒話，把這一天從早起的兩種不同遭遇，說給老張聽了，老張的太太在旁却哈哈的笑起來，高聲的說道：

「我一早就對一民說，要你接到這裏來過節，他說你那裏一定比這裏強得多，不必多此一舉，說完就壓下了！」最後他還傷感的說：「這都是張鬍子父子們，造給我們的罪孽，東北不丟我們何至如此。如今人家還高官厚祿的……」

」，老張的太太滿腹牢騷是那麼多，老張和我只呆呆的在旁吸着煙聽他盡情發洩，要不是老張叫他到廚下預備晚飯的話，他簡直連飯都忘掉了。

當天下午在老張家裏用了晚飯，還吃到了幾個粽子，真沒想到今天我會吃到了這應時的點心——粽子。飯後又說了些家常，回寓時，已近午夜了，冷靜的街，只有幾盞高掛竿頭的電燈，四週蜂圍了一羣羣的蚊蟲，一條冷靜的路，只有我一個人獨自向前行着，當我敲着公寓的門時，伙計們已是入睡，好容易敲醒了，開門進去，到自已房裏，剛要歇下，隔壁屋裏還在劈拍拍的竹戰，不時的還高聲的笑起來，笑聲裏還雜夾傳出一陣陣女人的燕語鶯聲，使人聽了愈是無法入睡，從案頭檢出高爾基自傳來，啊！高爾基是死了！高爾基的作品却能擺在我的眼前，我好似面對着這偉大的文豪，一字一字一行的看下去，夜是如此的消失了。



崩

潰（三幕劇）

嬭 關

第一幕

時間——初秋的黃昏

地點——錢公館的餐廳

人物：

錢伯貫——大廠主，年四十餘歲。

錢真——其子，年二十歲左右。

錢美——其女，年十八歲左右。

王曼娜——其妻，年將近四十歲。

善整——丫頭，年二十歲左右。

趙子青——曼娜之男朋友，年四十餘歲。

舒新——男僕，年三十餘歲。

范貴——男僕，年二十餘歲。

佈景：錢公館的餐廳，正中放一張圓桌，右邊置小沙發兩張及小桌，其後旁有門，達廚房，左邊置櫃一架，上有古瓶，插鮮花，又有電扇，還在放風，中有門，通臥室，廳中有吊燈一大盞，牆角有壁燈數盞。

幕開時：正當晚餐之前，一切餐具，西餐齊備，曼娜在佈置室內的設置，等待家人用晚餐。當地正整理瓶中鮮花之

時，男僕舒新上。

舒：有位先生要會你，太太！

娜：請他進來吧！（僕下，即刻趙子青上，趙帶有醉意，娜見子青作驚狀）

見子青作驚狀）

娜：子青，你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停止動作，說話完把手中的花插入瓶中，放在餐桌的中央。子青在室中往還走了兩次）。

趙：我早就知道你住這兒！

娜：子青！你該知道，我是已經嫁了的人，我是錢家的人了。

趙：曼娜！原諒我，這是我最後的冒昧了。我決意馬上離開這個惡劣的環境，但是，我到什麼地方去？我還不能決定，能不能回來，我也不敢去預料，以後的情形，我不能替我自己去想？（很悲慘的樣子）

娜：（忍着無限的痛苦）請你走吧！他們就要來吃飯了，被他們看見是不很合適的。

趙：曼娜！你要知道，失了你，就是失了靈魂，我失了你，我變成一片無能的枯葉，任風浪去漂蕩，全無生存的意識了！（來回的踱着，好家在追憶着過去。）

娜：子青！請你忘掉！（少停）……忘掉以前的一切，因為我已經是屬於別的人了。請你不要提起我們的過去。那些已經是殘灰了。（看看手錶作急狀），子青，快走！快走！

趙：曼娜！我全身燃燒着熱情，我不能夠使我的腿，帶着這副軀殼，立刻就離開你。

娜：子青，你要知道這是什麼所在……是什麼時候。

趙：我知道，……但是……

娜：（看錶）你得快走！快走！……

趙：我就這樣走嗎？（稍帶愁苦狀）

娜：（想了一下，）你住什麼地方……

趙：（慢慢的）我在A, B, 旅館。

娜：走吧！他們快來了，我們在那兒會。……

趙：可是娜！你不能……快一點……在今晚……或明天……

娜：（轉為和平，走近子青）子青！你什麼時候動身？

趙：是的！我很想你馬上能去見我一次，我希望我們能有一次最後的談話，我們做一次最後的別情，（突然停着踱步，眼望着娜），好娜！我現在走了，明天我在旅館等

你一天！老等你一天！明天見！（曼娜送子青同下。錢

美上按鈴，叫僕人，舒新上）。

美：誰叫你啦！叫范貴來！（舒新下。美坐下時審視手下的金錶及指環，范上，走近美身邊，兩人相視而笑。）

美：你猜我的錶值多少錢？（笑着問他）。

范：那是無價之寶，我那能猜得着呢？

美：不！雖然貴，總是有定價的呀！你猜猜試試。

范：我猜不着。

美：告訴你吧！這是我爸爸從外國買來的，連我也算不清到底值多少錢！

范：小姐！我想……（以目視美）。

美：你想什麼？啊！我知道了！你又要錢用了，是不是？

范：是的！……

美：前天剛給你的十五塊錢呢？

范：讓我媽拿去了。

美：噫！我不信！不定你送給那個爛貨了，你要知道，我昨天爲了要錢，跟我爸爸差點兒吵起來。說了半天，他才給我五十塊錢，他說些工廠這個哪，那個哪！煩死了，

好容易把錢要來，給了你，你就胡亂的用掉，你再這樣，我可不能給了。

范：下次不敢再開口了，這回是我放在口袋裏，沒小心讓我媽掏去了。

美：好吧！等我吃過飯，到我房裏去拿吧！可是，你去的時候，留心點！（看看手錶）你去請他們來吃飯罷！

（范下，接着善瑩上）。

善：小姐！太太和真少爺來了！（曼娜與真同上）。

美：老爺呢？

善：老爺就來，（善瑩下）。

真：因爲剛才來了份電報，說是天津的工廠罷工了，爸爸看

完電報就來，（各人都坐在飯桌上，靜等，善瑩來回的
上菜。）（錢伯貫面帶怒容上，就坐，開始用餐）。

娜：電報上到底是些什麼事？值得你這麼氣？（問貫）

貫：那些混帳東西！好好的飯不吃，一天到晚盡嚷嚷革命，

提倡勞工神聖，要求增加工錢，不做事，我的工廠也鬧

開了，弄了好幾條條約，要我答應，不然，就要罷工了。

經理沒辦法，打電報來叫我趕快去。

娜：我也要去天津。

貫：你去幹嗎？是不是去找你那所謂子青表哥？我老實的告

訴你吧，我外面早派了許多偵探，你們的事，我都知道

，你還瞞我嗎？（曼娜面現意外的驚奇）。

娜：伯貫：你胡說，……

貫：我告訴你吧！今天接到偵探的報告，你的子青表哥，帶

着一位小姐搭船到天津去了，就在前一刻鐘。

娜：那更好了，他有了老婆，你也可以放心了。

貫：我放心？我怕你到天津去和別人拚命！

娜：（怒）我的事要你管，你不管管你自己？我問你，善瑩是

那裏來的？

貫：善瑩，她是親戚的孩子。

娜：哼！親戚的孩子？你倒否認得乾淨！

貫：得啦！我的太太，你別生氣喇！吃飯吃飯，你預備什麼

時候動身呢？

娜：你問不着我，你自己去想想看！

真：爸爸！天津罷工，你打算怎麼對付？

貫：本來可以不理他們的，不過，今年鐵器在內地及日本各

處都很需要，這是個賺錢的好機會，我不得不去對付一

下。

真：答應加工錢給他們，不可以麼？

貫：現在每個工廠，就有上千的人，假使一個工廠一加錢，

別的也都要加，那怎麼辦？并且還有後台老板的主意？

……

美：爸爸！他們做得好好的，為什麼要工錢？

貫：當然也和我們家裏一樣，為一家人的生活呀！

美：他們也想生活得很舒服嗎？

真：得啦？爸爸！管地什麼後台老板，那你就給他們加工錢

囉！既然你已經明白，他們是爲了生活。

貫：把錢都加到他們身上，我還賺什麼錢？我還辦工廠幹嗎

？我的位子……？

真：你只知道自己舒服，難道你就不管幾千人的生活嗎？

貫：你小孩子，知道什麼？少管閒事！

真：我知道！你要剝削他們的工錢來自已揮霍，并且要把中

國人的血汗貢獻給外國人，巴結外國人，爸爸！難道你

也想當……？你忍心看着幾千的窮同胞受苦嗎？

貫：你這糊塗東西！你再多管閒事，我就趕你出去。

真：我是人，工友也是人，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我們要爲人

類謀幸福，尤其是中國同胞，我們至少也要替那幾千人

謀解放。

真：你昏了！你讀了幾天書，連你的爸爸都認不得了。我明白你的意識，你再胡說，我就送你上……，念了點書，你也傳染了摩登習氣，趕胡鬧起來？我問你，你加入什麼黨沒有？

真：黨？……我不知道什麼叫做「黨」，時代踏上了這個危險的輪子，尤其是中國，我們要了解我們的現實，我們要救大眾，我們要拯救中國，才是我們的責任！我並不曉得什麼黨？……

真：混牛！現在我不同你辯論，等會兒自然有人來收拾你。（說着，捧下餐具，憤憤而下曼娜與美隨其下）

真：我不怕！坐牢也是光榮的，我為時代給我的任務而犧牲。但是，新的勢力總會把你這個老混牛淘汰的。（真一人獨坐桌邊，憤憤的自己說：善瑩上，驚惶）

善：少爺！你怎麼啦？老爺在後面大發脾氣，他要叫警察，太太跟他鬧起來了。

真：善瑩！我們都是人，都應該生活，天津工廠的工友們，因為生活程度一天比一天高，沒法生活，要求加點工錢，那老混東西！不但不肯加，靠着一點後台……還要處置幾個為首的，我是青年，我有熱血，我不能看着他這麼做，我要拚命去幫助工友們！

善：少爺！你老是急！一來就急了，何必呢？忍耐一點兒成不成？

真：是的！我聽你的話，我應該忍耐，現在我們是同志，我們中間沒有什麼隔膜，請坐！（讓善瑩坐在沙發上，自己立着）

善：不！天不早了，你該去休息一會，我要到後面去給他打洗腳水，再不去，該來叫我了。

真：不要緊，你就說在替我做事，善瑩！（湊近她）我求你的事，你想好了嗎？請你答覆我，怎麼樣？

善：少爺！請你不要再逼迫我了，我是愛你的！不過，我不能……（哭）

真：善！（替她揩淚），我真心的愛你，請你原諒我！

善：少爺：我是一個丫頭，我沒有身份嫁給你！

真：我討厭你再稱呼我少爺！我不認他是我的父親，善瑩！我們的愛是神聖的！

善：少爺！請你原諒我，你不要再說那些使我傷心的話吧！

真：身份是資產階級用的名詞，與我有什麼關係？

善：不！我們的「階級」也不同。

真：善瑩，現在我們是同志，沒有階級，也沒有身份。

善：雖然，階級與身份可以毀滅，但是，另外的原因，不能使我們的前途順利。

真：什麼原因？（急問）什麼事能阻礙我們的前途？

真：有的，那個原因，你是不會知道的，你也不能想到的。

善：什麼呢？（更急狀）

是負有名望的錢伯貫，我是他們的私生女兒，這樣，我同你的關係是不能宣布的。

真：哦！這樣啊！不要緊的，我同你不是同一血統，我的親生父親並不是他，我是別人的兒子，（面有慚色）我的母親帶着我，嫁給他的，（少停），善瑩！我們不同血統，我們的關係你是可以宣布的，善瑩！請答應我，我們到天津後，就宣布我們的關係。

善：好吧！到天津再說吧！（匆匆下）。

真：善瑩！善瑩！（男僕舒新上）。

舒：少爺！叫人嗎？

真：你趕快把這屋收拾乾淨。（真下，舒在收拾桌上的殘具，男僕范貴上）

范：你幹嗎呢？

舒：我在打掃屋子呢！

范：你打算在錢家當一輩的聽差嗎？

舒：你現在走運氣，前世修得好，小姐怪喜歡你的，你可以不當聽差，過幾天，就當上老爺的女婿了，像我這老實樣兒，臉不白，也不漂亮，連咱們家的母狗都看不上我，我不當聽差，還有什麼辦法？

范：你這傢伙，老跟我打哈哈！

（後台有人有叫：范貴：范貴：）

舒：你聽……小姐在叫你呢，你快去吧！

（范下，幕亦隨之下）

第二幕

時間——第一幕後的一個月。

地點——天津

人物：

范貴——同前幕

錢真——同前幕

工人甲——趙運喜

工人乙——朱 明

工人丙之妻。

店小二。

布景：普羅化的酒館，兩邊有小桌，邊有木櫈，雖不精緻，却都很清潔。

幕開時：店小二坐在牆角的櫈上打瞌睡，（稍時，工人甲乙

同上）。

甲：小三！來壺茶！

小：啊！先生！來啦，您要什麼茶？龍井？香片？還是葉末？

乙：來壺香片吧，加兩朵花！

小：是！（店小二下）。

甲：他媽的，錢伯貫真他媽的不是東西。

乙：聽說他這次買動了一批××浪人，要把我們解決，他再招一班新工人。

甲：他敢嗎？他敢這麼做，我就打他這個烏龜王八旦，連那
個什麼臭經理都幹他在一路，我們爲幾千工友生活起見
，我捨了這條命啦，非槍斃他不行，死了我這個人，不
算什麼？只要能救了大家，我死也是光榮的。

乙：老哥說輕點：

甲：怕什麼？週圍都是咱們的人，全是被壓迫的。

（店小二走近他二人，倒茶）。

小：二位喝點酒麼？要什麼菜下酒？

乙：隨便吧！你瞧着辦，先來四兩白干（轉向甲，小二走開）

，我又聽他們說，錢伯貫要處罰幾個爲首的，連工會的
執委他一起辦，你也在內呀！假若解決不了，還要請什
麼×××呢！

甲：這話是真的？你聽誰說的？

乙：我聽他的少爺說的，他少爺是個熱血的青年，他願意幫
助我們，不但告訴我們許多消息，他還能領導我們。

甲：不對，那有兒子反對父親的呢？恐怕其中有鬼！

乙：不！他的確是個血性青年，他說錢伯貫不是他的父親，
我也知道他和他母親和姓趙的叫子青養的。

甲：這要是真的，可就好了，我推他做幹事，你去打個電話
，請他來談談，怎麼樣進行事情？

乙：小三！小三！

小：來啦！什麼事？

乙：你到對過去打個電話，請一個姓錢的先生來，你說我在

這等他，他就明白了。

小：是！電話多少號？

乙：五四三七四（小三下，工人丙之妻，很倉忙的并且帶驚
慌之狀上）

妻：大哥！（泣）請你快去！

甲：什麼事？

妻：剛才有好些兵，還有戴紅邊帽的，說話不懂的××，說
是廠長派來的，把我的男人抓去了，並且捆了好幾個一
路走一路打，我去拉他，我也被打了一鞭子。

甲：他媽的！老子酒不喝了，我跟他拚命去，太欺侮人了

乙：等等！不要急，等錢少爺來了，我們先商量一下，看怎
麼對付他？（店小二走進來）。

小：電話打通了，錢少爺馬上就來，您別忙，喝杯酒再去啦
！他就來的，就來……

妻：大哥！請你快去救救他們罷，我得回去看看，家裏弄得
亂七八糟的，小孩子都嚇壞了，大哥，我走了，謝謝您
，多費心。

甲：這是那的話，我救他們是我的責任，等一會兒人來齊了
，就去救他，你放心好哪！你快回去看管你的小孩子罷
！

乙：大嫂別難過了。

（店小二上，上三樣菜，站着不動）。

妻：(泣)自從罷工到現在，家裏餘的一點錢，都花光了，我們都還餓着肚子呢，前兩天我男人在家，他看着孩子，我到外面找點針線活做做，補補襪子，賺幾毛錢倒可以過得去，現在，他被抓了，孩子又離不開我，不能出去找活掙錢了(抽泣)，這樣下去了，他媽的，老錢混旦，爲什麼總和我們窮人作對？

乙：小三，你去拿幾個饅頭來，(小三下，拿饅頭上，授與工人丙之妻)，大嫂子，你趕快拿回去哄哄孩子吧。

妻：好，謝謝您，我回去了(妻下，少時，錢真上，乙起立爲甲介紹)。

乙：這位就是剛才說的錢少爺，(向錢)這位是工會的執委趙運喜。

真：啊，趙先生(趙倒茶給真)，不要客氣，都是自家人，這次我來的有點倉促，有許多同志，我還沒有見到，哦！我差點忘了告訴你們，剛才又抓去不少工友，聽說還打傷了好些人呢！

甲：這次錢少爺來得正好，我們正缺少領導的人，請錢少爺不要推辭，這次事情假使得不到圓滿的答復時，我們準備做一次大的犧牲。

真：這次我帶來一點消息，我知道廠方面很不滿意這次罷工的舉動，廠長與××經理的意思很堅決，他要平定罷工風潮，同時開除些「嫌疑」份子，處罰幾個爲首的人物，加工資是辦不到的。

乙：真豈有此理！

甲：他媽的！非跟他幹一下不可！(范貴上，鼻上流血，有傷痕)。

范：少爺，少爺！不得了，工廠已經被包圍了，兵士們已經向工友開槍，聽說老爺派密探要抓你，快跑吧！

乙：你得設法躲避一下。

甲：怕什麼？今晚事情就會解決，他們不是開槍了嗎？(向范)你知道打死人了沒有？

范：聽說好幾個，傷的還不知有多少呢？

甲：好！我們該動手了，(向乙)你趕快去招集人，今晚非解決一下不可。

真：我們一塊去！(付錢與店小三，向小三)餘的都算小賬。

小三：謝謝！

(工人甲，乙，與錢真同下，小三收拾掉上的杯碗)

第三幕

時間——當天晚上

地點——天津某工廠中之會議廳

人物：

錢伯貫

錢美

××經理

舒新

工人甲——趙連喜

工人乙——朱明

工人、羣衆、警察、及××憲兵

范貴

善堂

錢真

布景：會議廳中放長桌，牆上滿掛圖表。

幕開時錢伯貫與小姐一起看報。

貫：這幾天各報都有記載罷工的事，好像都在煽動罷工，真

豈有此理，他們也袒護一般工人。

美：可不是嗎？報上總說你們處置不得當，不合理。

貫：你的媽媽呢，到那兒去了！她真會找快樂。

美：她到天津飯店去了，唉！我都忘啦！媽媽要我問你廠裏

的事辦好了沒有，他叫你晚上十二時以前到飯店裏去。

貫：我要招集開會，討論對付報界與這班工人。

美：（按鈴舒新上）老爺叫你。

貫：你趕快到那邊請經理先生來。

范：是，（即下，××經理上）

××：廠長叫我有什麼事。我正在派人保護廠裏的東西，廠

門已經關好，許多工人要衝進來請願。

貫：暫且不要去管他們，我想招集各廠經理及董事會討論應

付報紙同這般工人的辦法。

××：不行：各門均被工人堵着了，不讓通行。

貫：那麼趕快打電話，叫警察衝散他們。

××：警察都來了，衝不開，勸不動，我打算……

貫：那麼派兵來罷！……

××：好好……（××經理下，工人甲急狀衝進）

甲：廠長！我有點事和你商量。

貫：你是什麼人？你怎麼進來的？（小姐有畏狀，亦站起來）

甲：我是工人的代表。

貫：什麼事？……（很兇的）

甲：我來請求你把被捕的工人釋放。

貫：那裏有這樣容易的事情？（加重）

甲：廠長！請你替我們想想，一個工人每月的收入只有十幾

塊錢，平均每天也只五六毛錢，這點錢，還要養活他們

的父母妻子兒女，你把他們拘起來，他們的一家人都要

挨餓了。剛才劉三的老婆子跑來找我，說她的孩子都餓

哭了，我給了她幾個饅頭；廠長！請你想想，誰沒有父

母妻子兒女？你忍心使你的父母挨餓嗎？廠長！請你顧

全人道。

貫：什麼話？你敢罵我沒有人道嗎？（怒）

甲：我不是說你沒有人道，我是請你顧全人道。

貫：混賬！少廢話，替我滾出去，（取烟吸）

甲：我說的不是廢話，放不放他們不要緊，那是幾個人的事

，以後再說，但是，你必須先答應全體工友的條件。

(仍然憤憤的)

貫：什麼條件不條件？(怒目視工人甲)

甲：(以紙給貫，貫看紙，面更現怒容)大意是准許工人加錢，不能無故開除工人，補發罷工的薪水，釋放被捕的工友。

貫：等你們上工以後再說。(稍緩和些)

甲：我們不能隨便的復工，你必須先答應我們的條件。

貫：那有這樣的容易，趕快給我滾出去！

甲：你真的不答應嗎？(口氣很重)。

貫：(冷笑，不答，甲怒視貫，甲下，經理上)我去打電話請幾個人來，你在這裏等等。(向××經理，貫下)

××：小姐！上次我接到你的回信，說你要來這裏，我快活極了，我想，小姐該答應我們的婚姻了吧！

美：××先生！我知道你要問我這樣最難的問題，不過現在我的年紀還青，我還想再唸點書，等我大學畢業了再說，請你慢慢的再說吧！

××：小姐！從前你很樸實，現在出門衣服華麗了許多，小姐！你比以前更漂亮了，美！我不再忍耐了，我想了許多的話，預備當面同你說，但是，今天你的言語太冷淡了，我想的話都不敢往下說了。

美：都知道了，用不着說，反正都是這一套。

××：小姐！請你原諒我的意思，我現在應該向你說些什麼？你能指示我嗎？

美：我沒有話和你說，我父親要你來是安置廠內的戒嚴的事，不是要你求婚的。

××：是的！小姐！一切都預備好了。(錢伯貫上)

貫：哈哈！你們談的什麼，我都聽見了，你倆的事都佈置好了嗎？那很好！什麼時候請客呀？

美：爸爸！不是的，您猜錯了，他是說戒嚴的事。

貫：你還瞞我呢！兒女的事，要跟做爸爸的商量才是，美兒！不用害羞，我剛剛打電去請各廠的經理來商量對付工人罷工的事，等他們來了，我就趁這個機會宣布你們的婚約，好不好？

美：爸爸！……(鎗聲，喊聲，「打倒錢伯貫……」男僕舒新上，善榮同上)

舒：老爺！不好了！工人打進來了。

××：叫他們快開槍！

舒：槍都被工人們搶走了，警察都躲的躲，逃的逃了！美：這怎麼辦呢？(急狀)

貫：混賬東西！還不趕快打電話到司令部去？(向舒)

舒：是！是！(下，又上)，

舒：老爺！他們都打進來了，(擾亂聲愈大，工人甲乙及妻，范貴等齊上)

亂聲：把錢伯貫及××臭東西捆起來！槍斃他們這混帳東西！

甲：(抓住貫)你現在怎樣辦？

真：（抓住××經理，）你媽的！我要幹你一個痛快……

貫：你們要求條件，我統統答應你們，說罷！（說話音帶戰慄）

乙：第一條，先釋放被捕的工友，第二……

貫：都好辦！

甲：少廢話！現在不是我們要求你，現在要你來要求我們，

你要怎樣死，……並且請馬上……你的廠給我們替

你管……由我們工人大家管理。聽清楚沒有？你要多

說話，就小心手槍。快走！

貫：我……我不敢……有……

甲：你不敢，請快！快！不然，（將手槍對準貫）

（錢真將××經理推到羣衆面前，大聲喊：——）

真：朋友，他是破壞我們一切的罪魁，今日，他也有這麼一

天，我們不容一絲情面的把他幹，將這些狗一個個的

幹清……

羣衆：我們幹他媽的……殺死他。去！我們還要去圍房子

……打……（錢美此時亦被羣衆擠到門邊，面色發青，此

時舞台應多添羣衆，將一切什物弄得很亂。）

甲：（抓着貫往門外推去，真亦隨之抓着××經理用力的推

着走）朋友！我們走罷！……（高聲喊）

羣衆：我們走！拿去，……打！殺他媽的……

（舞台此時宜暗，人擁擠得看不清，台下之觀衆亦可伴

着一起叫喊！）「打……殺……」

（在××經理努力掙扎不願出去時，槍聲忽然數響，羣

衆喊打喊殺亦愈高，幕即隨下。）

（完）



護送

秦霜

「噹！噹……」上課鐘接連響了十幾下，散開的學生迅速的向着教室走去，楓才夾着書趕來。天氣還是很冷，他身上穿的衣服也並不多，在單薄的藍色制服上，僅僅罩了一個灰色的夾大衣。可是也許因為他跑了好多路的緣故，出了一頭大汗。同學們厭着他，他毫不注意的走向教室。

他上樓梯的時候，他的袖子忽然被誰扯了一下。當他轉回頭來時，原來是穎，今天穎的樣子，顯然有些慌張。嘴裏喘着氣，扯在楓衣袖還沒有放開，兩隻圓睛直睜着楓，說話時用很細小的聲音，顯出恐怕別人聽見的樣子。

「楓……今天的事……曉得吧？」
「什麼事！」楓驚奇的問穎，同時又將頭抬起來，望着天花板出神，想着穎吞吞吐吐說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穎真有些急了，急得臉通紅，頓着足說：

「就是昨天晚上說的那事，你……你怎樣就忘了！」

「哦——！我知道了。唉！真該死，怎麼會想不起來了呢？」

「你頂好……快！」這時同學早都進了教室，但是他們兩個人還逗留在那裏。穎正在預備告訴楓讓他趕快想法，可是只說了半句，瞥眼一看，莫菇先生已經離了教員休息室，正要上樓。穎和楓斷了談話，趕快奔上樓去。

「你得隨機應變，想想法子囉。」
「唔！」

莫菇先生跨進了教室門，教室裏的噪雜聲頓時停止。同學默默的站起來，隨着彎了一下腰又坐了下去。今天莫菇先生已經由長袍馬褂改成了短裝，滿臉紅光的四方臉上，架着一副深度不大的

近視眼鏡；藏青色呢呢制服，漆光的皮鞋，顯示出一種學者的態度，雖然頭髮沒有梳光。也不算怎麼亂。

同學們在下面交頭接耳的細論着。有的說訓育主任真行，爲了要使同學着短衣，居然先由教員作榜樣，你看身膺重職的莫菇先生——總務長兼教員不是已改裝了嗎？有的在那裏私論莫菇先生的衣服材料怎樣好，顏色，樣式……莫菇先生早就聽見他們說什麼了，可是仍裝着不曉得的樣子。不過早就高興的合不住嘴，眼睛也笑得幾乎合成一條縫。手搔着頭一聲不響的在講台上走來走去。

楓和穎同時站起來，但是底下仍舊噪雜着，莫菇先生沒有理會還在鴨子一樣，搖擺來搖擺去。

偶而回轉過頭來，看見楓和穎在那裏站着。莫菇先生停住了，同時轉過身

來，首先向穎問道：

「有什麼事？」

楓坐下了，噪雜的聲音停止了，穎筆直的仍站在那裏，眼睛裏含着希望的神氣向莫蕊光生說：

「先生！昨天接着母親的電報，說他今天一早就要到這裏來。我現在預備上站去迎接，這一點鐘我不上了。」

「去吧！」莫蕊先生慷慨的應了穎的要求。

出門的時候，穎故意回過頭來向楓作了一個鬼臉，含着勝利的微笑走出了教室。楓氣急了。本來他的辦法也就是這樣——向先生撒個慌，請個假，借故就可以逃脫了。可是真不湊巧，他站起來穎也站起來，並且穎居然護得優先權。要是再使一樣的法子，莫蕊先生定會懷疑的。楓實在沒有法子可想，只得坐在那裏盡是搔頭。

「你又有什麼事？」莫蕊先生看見穎出了教室，又轉過頭來向着楓問。

楓在那裏着急，聽見莫蕊先生在問他更急了，一時連一句應付的話也想

不出來，臉也通紅了，吃吃的回答莫蕊先生，態度真有些尷尬。

「我！我！沒！沒！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莫蕊先生顯然有些奇怪了。用眼睛直望着他，並疑問着說：「我想不至於吧！那麼你爲什麼起來呢？」

「我……」

同學哄笑起來了，並且都望着他，他垂着頭一點都不敢抬。莫蕊先生談到別的事情上去了，他乘機也就坐下。

照例，莫蕊先生每次上課，在沒有正式講書以前，總得先說上一段。楓真聽得有些發膩，本來莫蕊先生的救國高論，楓早就領教了。然而他也許是深恐怕別人不明瞭，每次上課都要重新的述說一回。今天他又談起來了，楓每次聽見他的這種狗屁不值的論調，真想上去打他兩個耳光。

「你們學生現在一天老是喊着打倒這個那個，真實嚴格的說起來，你們儘是瞎鬧。身帶好幾百萬大兵的人，都不敢輕易的喊聲抗×。可是你們這一羣亦

手空拳的小夥子，開口閉口的打倒××，抗×救國……到底中什麼用？按我說：救國工作根本就輪不着你們做。學生時代唯一的工作就是讀書，你們豈不知道「讀書救國」的口號嗎？」莫蕊說得幾乎連一停都不能停。臉上非常得意；眼睛早就又眯成了一條線，頭搖得和小孩的波浪鼓一樣靈活，唾沫飛得滿了講台。坐位稍近的人，間或都可以領受由他的口裏飛出來的一二個沫星。

「……讀書的精神要能一貫，也要和我們辦學校的主張一樣——管他中國亡了也好，××佔了也好，反正我們要辦學校，你們要讀書就完了。中國不亡，我們就是中國人；××來了，我們當××人這又有什麼關係？」

鬧堂的「大笑」，底下同學的秩序亂了。雖然有少數同學在那裏默默不響；但是大多數同學已經噙噙的嚷着，表示不讚成的意見，有的居然罵起來了。這時教室的空氣漸趨於緊張。莫蕊先生也有些臉紅，接着更發怒了。進而斥責着同學：

「你們眼看就要畢業，怎麼愈來愈連規矩也一點都不懂了。教室裏是不準任意喧嘩的，你們居然大笑起來。這種行為有侮辱師長的意思，以後還是不不要這樣隨便！況且再說這些話也並不都是瞎扯，正是教你們爲人之道，求學之徑呢！」「呸！爲人之道，求學之徑，虧得自己還能在這樣多人面前——說出這種不倫不類的話來。真不怕給自己洩氣！楓很想這樣痛罵他一頓，可是又憐於他的威嚴，始終沒有說出口來。但是心中早就衝動過好幾次，不過感情終久克服了理智。

莫菇先生停頓了一下，用潛伏在綠鏡下的雙眼向着下面掃射了一遍。結果還十分良好，大體沒有什麼。不過只有楓的那幅臉子可真夠瞧，惡狠狠的向着自己，好像想和自己拚命似的。老練的莫菇先生收回自己的視線，毫不在意的又繼續着他的談話：

「……你們平心靜氣的想一想，先生會和你們開玩笑嗎？老實不客氣的說，就是喝西北風也比你們多幾十年……

：我敢武斷的說，中國人起碼要當一回亡國奴，不然的話是談不到有復興的希望。……況且話又說回來了，根本中國就不會亡。這件事歷史上也有着相當的證明——元清不是曾經滅亡過中國嗎？結果是不是都被同化了呢？中華民族是一種具有同化異族特性的民族。所以我們可以利用我們這種特性，免去鬥爭的危險。××來了，我們乾脆就讓他；我們自己還是各辦其事。……誰相信中國這樣大的地盤，會亡給××呢？……」

楓真有些忍耐不住，情感再也克服不住理智。他毫不遲疑的站起來，面上現出一種嚴重的態度，勇敢的向莫菇先生抗議：

「先生！頂好別說囉，我們上課是來聽書的，並不是來領教先生的麻醉青年的言論？」

「什麼？你……你……你居然管起我來了！你居然敢罵我麻醉青年？……好！咱們試試看，到底誰厲害！」莫菇先生沒有料到今天楓居然敢這樣的給他一個下不了台。真有些氣得轉不過氣來

。一幅正方形的臉子早就變得和豬肝一樣的紅，近視眼鏡下的雙目瞪得溜圓，牙齒都在咬得格格格的響，跳下講台就奔向楓的坐位走去，嘴裏還高聲的嚷着。

別的同學看見這情形委實有些棘手，一部分同學竭力的攔阻着莫菇先生，慢慢的將他擁到講台邊去，嘴裏頭在給楓求情；另一部份同學以楓爲中心圍攏起來。有幾個同學埋怨着楓多事，但大多數仍舊是同情於楓的。他們認爲楓的這種態度是很正確的，莫菇先生大有些令人討厭，正應該給他一種教訓。他們非常欽佩楓的勇敢。

「不行！非開除他不行……真混蛋！我教書幾十年沒有見過這樣屈強的學生，居然敢罵起先生來……」雖然經過一番勸導，莫菇先生的氣還沒有消下去，仍舊很強硬的說着。

「……現在的教育完全失去了教育的宗旨，辦學校的人何嘗懂得教育，他們只不過把教育看作了一種營業……我們面前站着的一位教育家，不正是開學校起家的嗎？……國家的地位已經

危險到這種地步，又有何人曾經重看了教育。他們一味的實行奴化的教育，使每一個人增加了奴性，任憑他們之宰割。……我們是不甘作亡國奴的人們，所以我們要打破這種奴化教育的制度。我們要犧牲一切的來勇往直前……我們要爭取我們的民族解放……」楓的態度極激昂，四週的同學都深深的被這些話感動了。

過了許久，同學們都慢慢的又恢復了原來的狀態。莫菇先生爲了怕惹起全堂學生的反感，也忍着這種應得的侮辱，捻捻粉筆，重新注意到書本。剛才的一場風波，可算雪消冰釋了。假若現在有人進到這教室裏，誰也不相信將才會鬧得那樣凶。關心功課的健，轉移着莫菇先生的談話，向着他懇切的問：

「先生：我們到畢業的時候，功課能講完嗎？」

這樣一來，莫菇先生又有了說話的材料，他又可以鼓吹一下。他張開笑臉，向着楓看了一眼，楓正在那裏埋着頭

。但是他並沒有氣，洋洋得意的回答着健：

「你們不要着急，我早就給你們計劃好了。到那時候講完，絕不發生問題！」

楓坐在那裏出了半天神，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講開書了，他抬起頭來看見莫菇先生正在指手畫腳的講書。背後的黑板上寫滿了A B C D……畫滿了三邊，四邊，五邊……形。看看手上的錶，還有十分鐘就下課。他實在有些懶得再看莫菇先生的面了，因爲不知道怎樣一看見他的面就有些頭痛。趕忙合起書來，剛預備往教室外面走。莫菇先生也早就注意到他的行動。可是直到他快走出門才說：

「還沒有下課，你上那兒去？」

「上廁所！」楓狠狠的說。

「下了課再說吧！一會也就下課了！」

「……」楓默默的一言不發，向門口走去。

砰！教室的門給楓關住了，莫菇先生的聲音和教室的一切！離開了他。

城東的×大街上寂寞的和毫無人烟

一樣。剛剛昇到樹梢上的太陽，將他那金色的光綫射到赤裸裸一絲不掛的樹頭上，高大建築物頂上……漸漸地又行到底的屋頂，矮的小樹，平的地面……

陽光是這樣的微弱。簡直連一點溫熱的感覺都沒有。富人們大約還停留在夢鄉，街上很難看見有人的影子，路的商店也緊閉着舖門，和過年終結賬一樣，只不過少了紅紙上寫着「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恭賀新喜」……的對聯。

太陽愈行愈高，光線的顏色由金色轉變到白色。時間大約有九點鐘了，寂寞的街道，才顯出了一些生氣。路旁的商店開門了。挑着擔子推着車子的小販，也在引長脖子張着大口叫着，張攬着買主；電車，汽車，……交雜着聲音競賽一樣的來回馳騁着：遠處隱約在望的菜市上，傳來陣陣的噪雜聲，男男女女還是不斷的向那面去。……

通過了吵鬧的場所，楓坐着人力車直向東去。噪聲漸遠，楓注目的向左右看。零零落落的學生正在向東前進，彼

此都是靜默着，有時也相視一笑，表示彼此正是同行者，爲着同一的目的……

。車向北轉進一個胡同，接着就站住了。楓跳下車來，付了車錢，向裏面走。

。穎和璋也許是因爲等楓時間太久了，現出不耐煩的樣子，準備出來望他。

遠遠的璋先發現楓已經由對面來了。連忙搖着穎的肩膀，急促的說：

「喂！楓來了！」

穎抬起頭來望了望，但是也沒有說什麼。

「我以爲你不來了！」直到楓走到他們對面，穎掣了一下嘴，冷笑了一聲，諷刺着楓說。

「你也不問來由，就譏諷人！」楓也知道穎在譏刺他，於是不服氣的回答穎

璋含着迫切的眼光，希望回答的問着：

「你怎樣出來的呢？」

「他真機靈」楓指着穎說：「人家的機會硬叫他給搶跑了，他現在還要來譏諷人！不然的話，我也不至于聽莫蕊那

套放屁，受他那瘟氣——」

「莫蕊說什麼來？」穎不等楓說完，便驚奇的問他。

總離不了他那套。我今天頂了他幾句，他老先生大發起雷霆來，要開除我——」

璋又急着問：「後來怎樣呢？」

「別忙，聽我說呀！後來經過大家勸了一起，才算息了怒。我實在不能在裏面再呆，所以沒有下課就跑出來。」

楓說着伸出手來，讓他們看了一下錶，接着說：「你看還不到九點半。我就到了。多快！」

穎握着楓的手，賠罪的樣子說：「喂！對不起！將才錯怪了你。」

「喂！別害怕！沒有什麼要緊。他要是還要和你作對，我們一定作你的後援！」璋斬釘斷鐵的揮着拳頭說。

他們都笑了。

楓注意的向四外看了一下，發現同學還沒有進去。由於穎和璋的告他，他才知知道實在的情形。——一部分的×中學學生受校長的利用，防守着校門；軍

警也在外面保護。

楓同着穎和璋進到裏面，裏面已經站滿了學生。楓從這萬頭鑽動的人肉堆中，連擠帶擁的進到羣衆的最前面。

×中學的門口，顯示出兩種勢力的對立。

——×校的護校團武裝守着門。大

門早就關閉了，他們都守在門裏，校門外，軍警佈着防。他們共同防守着外來的侵入。破舊的校門，已經水洩不通。

旁邊低低的矮牆上，偶而現出一兩個黃綠色學生軍服的學生。在他們的臉上，充滿了驕傲的顏色。和他們居於對立地位的是×中學生代表和護送他們回校的同

同學。他們集在離門不遠的一塊空地上，請求校方允許被逐出校的同學校，並且質問校方驅逐的理由。

經過了一個多鐘頭，沒有見着校長的面，也沒有一點結果。

校門口的學生如潮水似的往後退却，楓也被抬着似的，湧到胡同口的一羣棺材舖的門口。足步的雜踏聲，「不許放走了×中校長……」的呼喊聲……充

滿了當時的每個人的耳鼓；地下的灰塵被踏起來攙罩了整個羣衆。楓起先還不清楚是幹什麼，後來才知道×中學校長跳牆逃到這被圍的棺材舖。舖門口早佈滿了軍警。

一會，舖門口出現了一個約四十歲的長袍馬褂裝束的人，這人瘦得幾乎只有一層皮包着骨頭，蒼白的臉色使人一望而知他的烟癮，已經到了什麼程度；嘴上留着一撇東洋鬍子，如同風中的燭一樣的搖擺出來了。

「本兄弟……敵……敵人……今……今……天奉……奉了上……上司的命令……」他口吃着，搖着頭向羣衆談話，嘴裏不時還吐着白沫。「到……到……這……這裏來維持治安。你……你們絕……絕不要亂動，有……有話請……請派代表隨……隨……隨我進去，和……和……×校長面談。」

羣衆接受了這個意見。穎自抱奮勇的舉着手擔任了代表，隨着別的幾位進了棺材舖。

楓擁進人羣中去找璋，終久沒有找

着。他發現今天的羣衆當中，有一多半是認識的。其中有一部分還是抗×宣傳團裡共過甘苦的同志。他和他們彼此點頭，微微的一笑，表示彼此是相識的。不久之後，他們在一起暢談起來。代表垂頭喪氣的走出了棺材舖，向着羣衆忿恨報告。

楓迎着穎問進去的情形，穎罵着說

「他媽的！真見鬼！好好的一個人會不見了，他沒有地方出去，一定是鑽到棺材裏面去的。可是我們要搜，軍警又不許，我們人很少只得出來！」

旁觀的羣衆在逐漸的增加。有的站在街的那邊，遠遠的向這面張望；有的圍在那羣衆的後面瞧；更有駕着汽車來的，他們停在路旁，由車窗向外看；新聞記者提着照像機在開始拍照……街上交通絕斷了。

羣衆在憤怒。他們又湧向校門口，他們並不停止，聲勢洶洶的直往裏走。軍警被嚇跑了。勇敢的同学爬上了矮牆，跳進學校裏去。守門的學生軍起先還

狠狠的打跳牆進來的同學，可是後來跳進來的逐漸加多，他們束手無策了。他們和俘虜似的垂頭喪氣的排列在一個牆角邊，方才的勇氣和驕傲的顏色，早就不知道飛上那裏去了。馴服的和羔羊一般，他們靜候着裁判。

梯子從矮牆頭上達到了外面的地上，同學陸續的爬了進去。

學校裏小小的操場上站滿了無數的同學，他們都在三五成羣的談論着。每個人的臉上現出了一種激昂的樣子。東面宿舍院落門口，站滿了本校的同學，他們望着進來的同學，但却不敢跑過來；西邊是教室，可是現在早就寂無人跡。矮牆上又站立着同學，但是都不是將才在外面見到的了，他們是護送的同學，他們防守着軍警的侵入；破舊的校門仍舊關閉着。

璋早就不見了，可是穎也找不見了。在一個角落裏發現了穎，他正在同情她們在那裏談話，楓不願意去打攪她們，正預備走開他時，她們已經看見

楓了。並且向着他打招呼，楓也只好走過去。穎也回過頭來望着楓笑了一下，立刻又轉過去談他的話。這些人當中除了幾個在抗×官傳團認識的以外都不認得，由於倩的介紹，楓才知道，她們都是同學。楓停留在那裏聽穎和他們談話，偶而也插進去一兩句。

「楓！」楓正在那裏談話，聽得背後有一個生疎而又熟習的聲音在喊他。

他回過頭來看見一個穿着藍布袍子，戴着便帽的青年正在叫他。急促間，楓簡直不知道是誰。可是當他看到那白潔消瘦的臉上，那幅大而且黑的放光的眸子，他才恍然大悟。

「啊！軒！」

楓忙着過去和他握手，並且仔細的看了他一下。是的，軒的確是瘦了，難怪楓不認識他了。

五年前的一個影子又現在楓的眼前。那是在S省T市的T中學裏。

一個十三歲的天真小孩，兩隻靈活而且黑大的眸子，一幅紅得可愛的小臉，短短的個子……常常出現於校中的每

一個地方。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喜歡他的。

楓真不相信現在在他眼前站着的就是從前和他一塊玩的軒。五年的不見，軒會解變得那樣快。從前臉上的紅色早不知道跑到那裡去了，活潑天真的神氣，也已經消失了；兩隻明亮的眸子雖然還存留在一幅蒼白而消瘦的臉上，可是變樣了……已不復是五年前的他。在這五年中，他定受盡了環境的壓迫，功課的督促……

他們在那裏站了好久，彼此望着一言不發——

「楓！你瘦了，也蒼老的多！」軒終先破沉默，用眼睛望着楓說。

「軒！那是一定的。我們的環境是如此。你也是一樣的在瘦，而且還瘦得那樣凶！」

軒聽了楓的話以後，把頭低下了。一種憂傷的感情掠過了他的心頭，他心裏難受到極點，竭力的抑住感情的衝動，繼續着談話：

「你那時離母校的？現在那裏念書？」

「我前年冬天來的，現在在H中念書。」

「你今天同他們一起來的嗎？真辛苦！」

「這算了什麼，說起來是可恨極了，爲什麼要無緣無故的開除了同學，難道愛國有罪麼？」

「雖然愛國是沒有罪的，可是他們爲着了自身的利益，討上峯的歡心，只得昧了良心去作事，才加入漢奸的一夥……」

「假若中國人都不存着了利己心，我們的國家還不致於弄到這一種地步。他們爲着了金錢和地位，犧牲了名譽和國家，他們甘心當漢奸賣國賊，他們無恥的出賣土地和主權……」楓說着態度轉變爲激昂。

軒有些被感動了。他感覺楓的話對的。爲着好奇心所驅使，他仔細的聽着。他發現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一個滿腔熱血的青年，由他的口吻中可以表示出他的堅決的意志和勇敢的神氣。他不是五

年前和他同在一起時候的楓了。

仍然面貌上沒有大的變化，只不過微瘦了一些，並且老了一些；可是思想方面已完全改變了。他奇怪的想着說：

「楓！你變了，我見得你從前不是這樣！」

是啊！我也知道我改變了。事實教得你如此誰也不能不改變的！人誰沒有良心，沒有熱血？眼看着我們受着××的侵略，國土塊塊的淪亡了，我們還能安然無事嗎？……我再不能醉生夢死的活下去，我要用我的熱血來為國家效勞，為民族爭解放。所以我從去年以來，早將生死置之度外了。我和着許多和我一樣熱血的同志們，參加了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我會經和他們一塊在街上游行示威，給予漢奸走狗們很大的威脅；可是我們遭着了大刀水龍的屠殺；也曾隨着他們下鄉去向民衆宣傳，組織民衆，受盡了各種折騰……我再不像從前那樣老實了，而且也不甘願再老實了。軒！你以為我對麼？」楓一口氣的說下去，彷彿從前那些影子都現在他的面前

，他看不見了軒，在他的面前只有過去的回憶。他的血在沸騰，臉也漲得通紅，和講演似的沉痛的講着。

軒為他的話所感動，好像癡了似的，他站在那裏一言不發，可是心中也在跳動，也在不安。他的頭在開始發昏，他好像也會經參加在裏面，親身受着痛苦一樣！楓的最後一句話才將他幻境中奪。他回答着說：

「楓！你對的！我們青年人是應當這樣的！我從前也曾想到這樣，但是終久沒有勇氣，始終沒有參加。你不以為我這人太懦弱吧！」

「絕不！軒你是不懦弱的，只要你肯幹！」

「那是你的女朋友吧？或者是……你看他們正在招呼你呢？」軒指着穎那面笑着向楓說。

楓順着他的手一看，原來正是倩在招手。楓知道軒知道他想錯了，連忙解釋着：

「軒：你錯了，那是穎的朋友，我們只不過在宣傳的時候，因為我和穎很

好，才認識。」

楓指着穎和倩，然後又指着其餘的向軒證明，軒顯然有些不信，嘴裏還說着：

「我不相信……」

「你沒有身臨其境，你是不會曉得的。我們的運動中間男女是沒有界限的，只要是同志我們就算是朋友，請你不要保守着封建觀念，男女不許一起談話，招呼麼？我發誓向你這樣說我是絕不想到這一層上的，在我心中只存唯一的希望，就是「努力救亡工作」，我是絕不想到的……」楓很莊嚴的向軒解釋：「外界的人不明瞭實際的情形，常常攻擊我們男女混雜，有失體統。其實是他們思想不成體統，抗×宣傳的時候，我們甚至晚上都在一起冷着過夜，那又有什麼了不得的……因為我們的心是純潔的，在我們心中只有一個偉大的目標——中華民族的解放，弱小民族的解放……」鈴聲不斷的響，院子裏的秩序，呈顯着紊亂的樣子。×中的同學都向着大禮堂奔去。

楓和軒停止了談話，同向禮堂去。快到了的時候，軒才向楓告別，說他要到裏面去參加開會。楓握住了軒的手，祝他努力。軒微笑着走了。

楓又回到穎和倩這邊來，穎問將才和他說話的是誰。楓告訴穎說他是他從前的老同學。穎也不再問了，楓也談到別上面去。

璋的面貌突然出現在矮牆上，他在高聲的喊着穎和楓。慢慢的他的身子也露出來，他上了矮牆。穎和楓看見璋的兩個手上正捧着一個大紙包，因為大紙包的緣故，他行走起來很不方便，大概是防備着紙包會從他的手中掉了似的。他停在矮牆上不動了。他讓楓上來接一下，並且說明紙包裏是吃的東西，是當他們的午餐的。

楓由矮牆上接下紙包來，璋隨着也就跳下牆。倩她們已經不在那裏了。

他們找了一個合適的地方，是離禮堂不遠的一個亭子上。他們解開了紙包，裏面全是熱騰騰的包子。他們招呼別的同學來充饑，同時自己早就一口一

個的大嚼起來。

吃完了，他們走向禮堂邊去。

禮堂裡黑壓壓的坐着一大堆。光景是開會的樣子——講台上站着一個文弱彬彬的學生。他穿着黑色的長袍，鼻子上架着一副近視眼鏡，臉色微顯蒼白，態度冷靜而又沉默。他在開始講話了，他痛詆校長的無理，無故開除同學；他暢談各校同學的英勇，犧牲一切的來護送……他的態度依然是那樣冷靜而又莊嚴，不過臉色早就泛着微微的紅色，不是將才那樣的蒼白了。

底下的同學一聲不響的坐在那裏，禮堂的空气越法顯得寂寞，寂寞得連呼吸聲都聽得很清。他們都坐在那裏不動。千百顆眼珠都是在直望着主席台上。

沉默的時間不久就過去了。會議已行到討論的一項，底下再不沉默。每條心都在衝動着，衝動的和沸了的水一樣。他們放縱的提議着各種的議案，他們提議着懲罰校長……

鼓掌的聲音如雷，又如潮水似的充滿了整個的禮堂，手臂和樹林似的高舉

起來……議案通過積極驅逐校長××

……實行非常時期教育……「同學都在盡情的歡呼。會散了。」

操場上又在開會了——是護送回校的同學鬧着。她們更激烈些，他們極端的主張懲罰校長，並且搗毀他私人的東西。會場上分成了兩派，穎和楓以及倩她們都站在一方面，就是不贊成搗毀，因為這樣使校長他們得一種藉口，並且更與被開除的同學不利。但是結果失敗了，會議的結果還是搗毀。

演衆在開始騷動着。很快的分成了兩派——不贊成的搗毀的都退到了牆邊；別的一派在開始活動着。

他們跑到校長的房子裏，搬出了被褥和書籍扔到了操場上。

紅緞子被子裂了，起而兩塊，四塊……成了條子，迎着風在空中飛起來，紅紅的夾着亂飄的書片。書早就被打成片了，在飄搖着。和飛機散傳單一樣，又好像是在下着大塊的雪……

楓看着眼花了，在地的一切只有紅的白的飄着……他看不見了一切……

他心中在開始不快，這又要給被開除的同學加上罪名，這又給校長佔了便宜！他又可以藉着報告上峯，學校受損失了，或者還可以得到一筆意外的錢財。同學都準備回家了。楓和璋穎情擱別了，徒步向回家的路上走。心中含着

一種說不出的情感。

晚間，楓回到家裏。他的樣子非常頹廢，引起了母親的注意。但是堅不肯吐出實言，別人也只以為他身上不舒服，並不知道他的心裏在不安。

夜深了，人們都已經入了夢鄉，楓還是躺在床上睡不着。外面黑漆漆靜悄悄的連一點聲音都沒有，偶而遠處傳來一兩聲犬吠的聲音，但是不久就停止了。環境愈安靜，楓更睡不着。身子在床上來回的打滾，盡量的想法安睡；時間過了好久，他仍然張着大眼躺着，一點睡意都沒有。

他的心中在開始紊亂着。過去的一些影子像走馬燈似的掠過他的目前。她

避免去想那些事情，但是好像就在自己的眼前，怎樣也掙不脫。……

他想到過去自己是何等的快樂，終日無愁無慮的活着。時局的嚴重，擊破了他的迷夢，將她陷於痛苦的地位。不，她現是居於一種憤恨的地位，他的心情在鼓蕩着，心在跳動着，血在沸騰着。他結束了那已往的生活，走上了鬥爭圖存的道路中……，遍地的荊棘曾經刺傷過他的手。他受盡了惡勢力的壓迫，受着了創傷。但是他還不甘屈服，每次的創傷，給予他一種新的興奮劑，他更激烈了……

楓……那副黑大的眸子又現在了眼前。真想不到能在那裏遇見軒。「軒！可憐啊，還沒有十分覺悟的人！」但是軒畢竟還不是冷血的人，不是今天他很受感動嗎？是的！我要去說服他，引導他，將他由猶疑不定的態底拉過來，要使他明白一切，要使他也而參加到我們的偉大工作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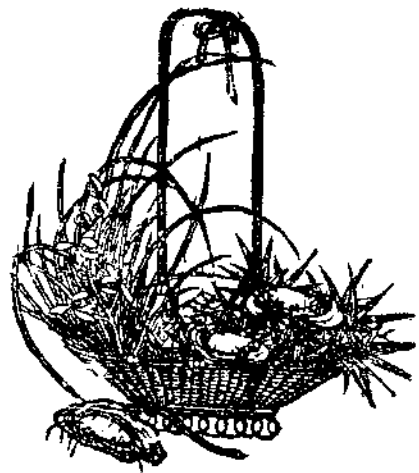
一幅令人討厭的臉子又現在他的眼前啊！莫姑先生！他真想避開，但是影

子却很清晰的在他面前，並且正在向他講着白天的話。他又開始痛罵現在的教育制度，也聯想到×中學校長。哼！現在的辦學校的人都是一個鼻孔裏出氣，他們都盡力的實行奴化教育，濫用職權，無理由的壓迫救亡運動……

他們都是狼狽為奸，層層節制的壓迫着愛國運動——大刀，水龍，逮捕，驅散了解決了救亡的組織和行動；開除，記過……剷除了良好份子……

是的：我們是不會屈服的，壓迫是我們的興奮劑。「壓迫愈重，反抗愈激烈。」我們愈受到壓迫，我們更增加了反抗的力量及鬥爭的情緒，我們更勇敢了……

黑夜大概快要過去了，遠遠的聽到了雄雞的叫聲，漸漸的有了車和足步的聲音。屋裏的空氣顯得格外冷，楓經過了整夜的過餘興奮，已顯疲乏的樣子。但是猶不停的念着……壓迫增加了鬥爭的情緒……



社 語

在這國難一天加重一天的日子裏，青年們爲了對於民族盡一部分的責任，如是我們出刊了爲救亡圖存效一分力的「青年文藝」。

本來這件事情在兩月以前，我們就想着手來辦的，爲了各個都在非常忙於別的事業，加之各社友及負責人又爲生活忙而各自相離開了，是以延到現在，這小小的冊子才能出世。內容的好壞，我們不敢自誇。因爲我們都是青年，對於一切事情不見得有很好的經驗。但是我們也不怎麼樣失望，每一篇的選擇，都有相當的滿意，我們才敢把它與讀者見面，尤其我們自信的，這整冊的篇幅內，沒有無聊的呻吟，沒有肉麻的句子。所有的都是每一個青年對於現實的景象感觸而流露出來的純潔的真情。

從青年們努力反映現實的意思上，本期有了以北平救亡

運動爲題材及以天津××人屠殺中國工人并注入河中成浮屍的慘狀等材料的小說，也有喊着生活下去不了的農人及工人的呼聲，還有描寫××人與漢奸連合的壓迫中國勞苦大眾的戲劇。在這國難日深的嚴重關頭，救亡圖存的工作，我們可算也接觸到一點。

人類是進步的，我們的工作也是進步的。以後的工作我們是願以十二萬分的精力去努力，從一級爬上二級！從二級爬上三級……不間斷的去追求光明去建樹起一根自由的光榮的旗幟。

在我們未來工作計劃是這樣的：（一）除此刊外，我們馬上籌備出青年叢書。（二）我們計劃速辦讀者作者編者的相互交換意見的聯合座談會，寫作技術討論會等。若環境上有困難時，我們決計用通信的方法來進行我們的工作。並且決定留下相當的篇幅作讀者發言的地位。

我們熱烈的歡迎各方面的批評，指教及責備。從這工作上我們才能得到好處，才能把我們這冊子完美起來。

末了，我要特別道歉的，是我們因爲受了雜誌的內容篇幅等的限制，致有幾位好友的文章，編者冒昧的改了些或是留到下期；還有的是割愛了。希望朋友們要深深地加以原諒，並十二萬分的盼望好友們今後努力寫作，以光我們的篇幅。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
中宣會登記中

本刊特價徵求

本刊為最適合於青年們閱讀之文藝月刊，有青年各種的呼聲，有指示青年今後應走之論文。對於現在國防意識的文學，尤為偏重，總而言之，本刊純是站在救亡圖存場台上努力的。希望每一個愛好文藝的讀者，在這特價預定期內趕快訂閱，並且可比零購便宜三角以上哩。

全年十二册，若在十二月以前預訂僅售國幣七角（郵票在內）

半年六册，在預定期內，僅售四角（郵票在內）

特大號每年有若干次，預定者不另加價。

基本定戶

歡迎投稿
酬報從豐

青年文藝社收稿簡章

- 一 青年文藝社徵稿簡章
 - 二 本刊歡迎文藝論著，小說，戲劇，詩歌，書評，報告文學，遊記，集體創作，通訊等各種稿件。譯文稿暫不收。
 - 三 來稿請用行格分明之原稿紙繕寫清楚，並且標點應打在行內，不得用鉛筆寫及兩面寫。末尾請註明真實姓名及詳細住址，並請蓋章。揭載時如何署名，請作者自便。
 - 四 來稿收到後，概不答覆。如不合用，可以退還，惟須付足退還時所需之郵票。
 - 五 來稿得由編輯酌量增刪之，若投稿不願刪增者，請在來稿上預先聲明。
 - 六 來稿揭載後一律酬送現金。本社酬金分三等，每千字自五角起至二元為限。
 - 七 來稿經本刊登載後，其版權仍為作者所有；惟將來結集單行本時儘須先由本社出版。
- (A) 北平南長街玖號轉青年文藝社。
(B) 武昌長湖堤西街五七號青年文藝社收

廣告價目

等	特	優	普
地位	底外(雙色)	底裏	正文前後
全	四十元	二十五元	二十元
半	二十元	十五元	十元

長期刊登另有優待請來面議

定價

每月十日發行	每册零售國幣一角		
冊數	國內及日本	香港及澳門	國外
全年十二册	九角	一元五角	兩元
半年六册	五角	八角	一元二角

郵票代價十足收用